盲弟弟

作者：[美] 霍默·格林
翻译：韩阳 邹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译言·古登堡 盲弟弟

作者:[美]霍默·格林

译者: 韩阳 邹云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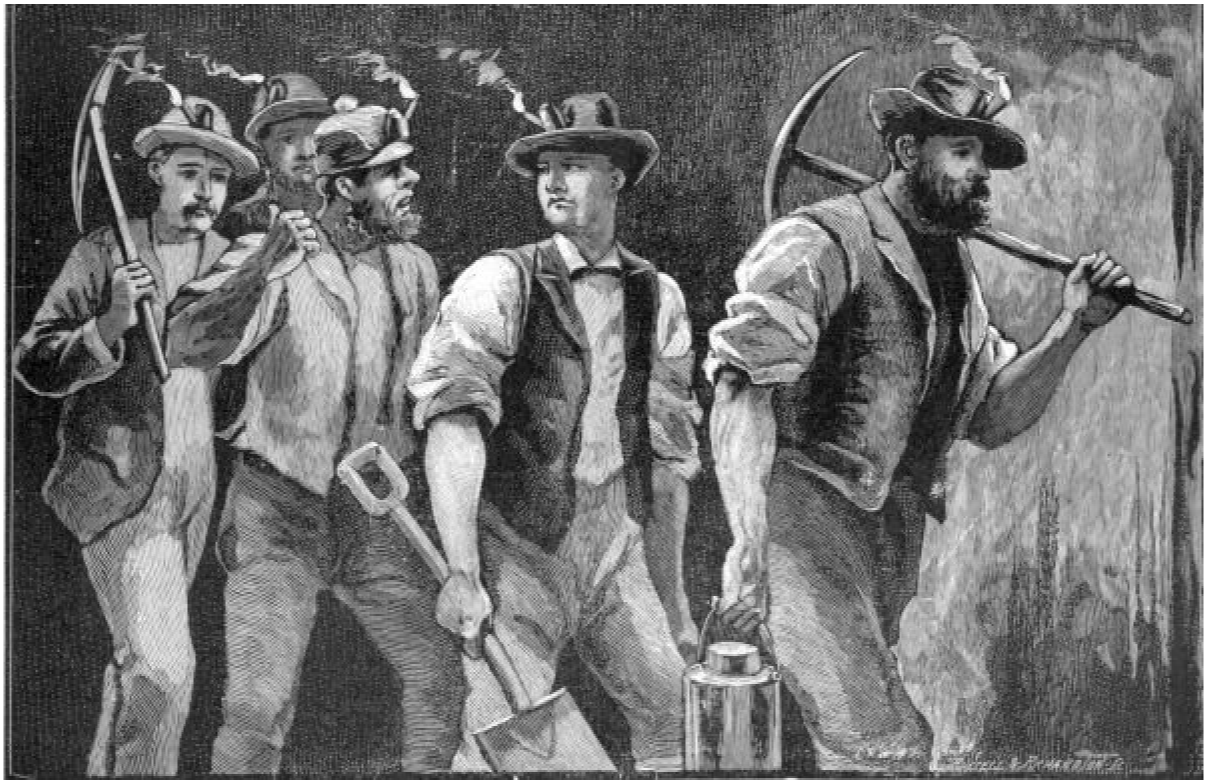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霍默·格林（Homer　Greene，1853-1940），既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作家，其最知名的作品为诗集《〈我的爱人说〉及其他诗篇》。

作品简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主人公是两兄弟，14岁的哥哥和12岁的弟弟，其中，弟弟是盲人。为了让弟弟重见光明，兄弟两人去到宾夕法尼亚的一个矿井里打工……过程中发生了矿井塌方……　　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的故事”；题词是：“献给温柔关怀、无私奉献，使我拥有了一个美好童年的母亲”。



发生在
宾夕法尼亚煤矿的故事

霍默·格林

作者因此书获得1886年《青年伴侣》最佳连载小说奖，

获得一等奖及1，500美元

致

我的母亲，

您温柔的关怀和无私的奉献

让我度过了快乐的

童年时光，

这本写给男孩子的书

是作者的深情抒写

洪斯代尔，宾夕法尼亚州，1887年4月6日

第一章
矿井迷途

德赖登煤矿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萨斯奎哈纳煤矿带上，很久之前就被挖空废弃。时至今日，只有松动的石板偶尔掉落，或者矿顶水滴漏下来时，平巷、风井和硐室里才会回响起些许声音。矿柱经过撤出煤矿的工人一番劫掠，已经摇摇欲坠，锈迹斑斑；尚且立着的柱子也已经发霉腐朽。就连曾经活跃在廊道里的老鼠也随着矿工的离开而销声匿迹，而长久无人提起的矿名，也早已变成陌生的词语。

然而，二十年前，从卡本代尔到楠蒂科克，再没有比德赖登更繁忙的矿了。二百三十名矿工早上自斜井下矿，晚上再由原路出井。老少工人们为人简单，也没受过什么教育，虽然有时粗俗无礼、莽撞粗鲁，但却英勇、厚道，颇有男子气概。

北边的拉克万纳地区，一场罢工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星期。罢工者试图说服山谷这边的工人们一同罢工，可起先并没什么效果，只能无功而返。

接着，由一百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来了。他们连哄带吓，让矿工们加入罢工。那些人十几个一组，分头去往这一地区的煤矿，也来到了德赖登这里。他们劝说矿工们停下手头的工作，走出矿洞，但并不奏效。由于德赖登矿上的工人收入颇丰，心满意足，对自己的雇主并没有太多抱怨，因此那些人的劝说就不只是劝说了，还有威胁，有时甚至还会挥拳相向。

二十年前，坚持工作，不肯随工友罢工的矿工会被叫作“工贼”，他

们被人轻视、遭到伏击、受人殴打，有时还会被杀死。

于是，德赖登煤矿的工人们屈服了。很快，他们便带着饭盒和工具，三五成群地聚在硐室中、巷道里以及斜井边，认真地讨论目前的情况和将来的前途，场面经常很激烈。

从北面新建巷道那排硐室经过风井下来一伙人，大概有十五至二十人，他们正热火朝天地的交谈着，其中一半是来探访的罢工者。这些人沿着矿车经过的路线鱼贯而行。

车轨建在风井里，与新建的硐室尚有一段距离；之后，车轨转向进入巷道，一直通往斜井的尽头。风井与巷道相交的地方，人们在矿柱之间小心翼翼地竖起木板，防止空气被带跑；木板之间还有一扇门，矿车来时打开，通过后就关上。

控制那扇门的是一个男孩儿。

这时，说话的人走到这里，控制门的本尼，起身打开门，让那些人一个接一个通过。

“嘿，杰克，带上这个管门的小孩儿！”后面有个人喊道。

于是，走在前面那个身材魁梧、肩宽背阔还胡子拉碴的男人，转过头来看向本尼，而本尼对这种意外毫无准备，显然还在惊讶中回不过神，他一只手扶着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伙计，一起来吧！”那个男人说，“一起来！远大前程等着你呢。”

“我不能离开门，先生，”本尼说。“矿车马上就来了。”

“你用不着矿车。我让你跟着走！”

“但汤姆回来之前我不能走，你知道的，我不能走。”

那个男人朝本尼走了一步。他真是高大，其他一起过来的人和他一比，就像是小孩子。走在最后的一个矿工认识本尼，他穿过门，走过来说，——

“别伤害那个孩子，随他去吧。他哥哥会来把他带走的，他哥哥一直这样做。”

本尼一直安静地站着，手扶在门上，头都没抬起来。

一个男孩儿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确实非常奇怪，这么闹腾的一群人经过，其中一个还停下来走向他，好似要伤害他，而他却连眼珠都没动。矿工们口中的“大个子杰克”很好奇，他拿下安全帽上的灯，将灯光照在男孩儿脸上。

男孩儿还是没反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甚至睁着眼睛，目光都没改变。

“伙计，怎么回事！小伙子！这是怎么回事？”大个子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温柔，满是胡茬的脸上也露出些许柔情。本尼答道，——

“你不知道吗？我看不到。”

“看不到！还在矿井里干活儿？”

“这个，你明白的，看不到也能控制门。我要做的就是听到矿车过来就开门，矿车通过后就关门。”

“是这样不错，但你自己肯定到不了门这里。谁帮你的？”

本尼的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他回答说，——

“噢，是汤姆！他帮我的。要不是他，我早活不下去了，没他我什么都做不了。”

随着谈话的继续，那男人越来越有兴趣，也越发同情男孩儿了。男孩儿的声音中流露出的伤感也吸引着他。他还想听听男孩儿的声音。

“小伙子，坐下吧，”他说，“坐下跟我说说汤姆，还有你自己，说说你能记起的所有事儿。”

于是，盲眼的本尼和大个子杰克·伦尼两个人在粗糙的凳子上坐下，背靠草草凿出的矿柱，一个讲述自己看不见的日子，自己的祈祷和希望，另一个则温柔而认真地倾听，眼含热泪。

本尼先说了汤姆，汤姆是他哥哥，十四岁，比他年长两岁。汤姆对本尼很好，他能看见，能像其他人一样看见。“哎呀，”本尼大声喊，“汤姆能看到所有东西！”

接着，本尼又说了自己的盲眼，他从记事儿开始就看不见。他说，有个费城来的医生，德赖登少校活着的时候曾过来拜访，在矿井边偶然地看到了汤姆和本尼。医生看了本尼的眼睛，说他觉得要是本尼能去费城治疗，就还有复明的希望。

汤姆问医生，那需要多少钱，医生说，“噢，大概一百美元。”这时候，有个人过来叫走了医生，汤姆和本尼就再没见过他了。

但汤姆下定决心，要是自己能攒够钱，就要把本尼送到费城去。

汤姆在德赖登矿上开矿车，微薄的收入大部分用来给家里买食物和衣服。不过之前他每个月留给自己用的那一两美元，现在全为了本尼存着呢。

本尼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他为自己的将来兴奋不已，但想到自己不能为治疗资金贡献一份力量，又觉得很不甘心。于是，汤姆在好心的德赖登矿主管的帮助下，为自己的兄弟在矿上谋了份工作——让他守门。这让本尼很开心。守门的人不需要非得看得见，只要他能听清楚，就能

胜任这份工作。

于是，每天早上，本尼就爬上空矿车，跟着汤姆一起下井。汤姆的骡子会嘎嘎吱吱地拉着他们，沿着巷道走到本尼要看守的门；那里距离斜井底部将近一英里。

之后，汤姆会开着空矿车驶向上面新建那层硐室，矿车装满了再回来。每天，汤姆上午经过本尼这里三次，下午也会经过三次。中午，汤姆下来时，会在本尼那里停下，把母亲为他们准备的饭盒拿出来，和弟弟一起坐在门边的凳子上吃午饭。

收工的时候，汤姆最后一趟下到斜井底部；返回时，本尼就会爬到装载的矿石上面，跟着汤姆一起出去；有时候，本尼也会用手拽着最后一辆矿车，安全地走出矿井。

“现在，我和汤姆一起已经攒了差不多二十美元了！”男孩儿兴高采烈地说。“再攒八十美元，我就能把光明买回来放进眼睛里了。之后我一辈子都会和汤姆一起工作。汤姆会得到一个硐室，我会帮汤姆干活儿，直到我自己学会采矿，然后我们就能接活儿，雇上几个人，赚一大笔钱，然后——哎呀，然后妈妈就再也不用工作了！”

听这个男孩儿说话，就像是窥探到了更美的世界。备受宠爱的富家小孩儿享受着阳光下的一切，比起这个生活在贫穷困苦中的盲眼男孩儿来说，却少了希望和勇气，也缺乏高尚的信仰。这个男孩儿胸怀抱负，那就是工作；他有等待实现的甜美希望，那就是能够看见；他还有尘世的神殿，就是他母亲在的地方；他也有自己的英雄，就是汤姆。

本尼口中的汤姆，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勇敢、最优秀的人。他就是不相信自己剩下的四种感觉，也不会相信汤姆会对自己或妈妈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也不相信汤姆会对任何人做出卑鄙的事。

本尼对汤姆的信任是完全理所应当的。汤姆是十九世纪最有男子气概的男孩子，他忠诚而温柔地对待世界上自己最爱的两个人，就连古代的骑士也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但是你父亲，小伙子，”杰克仍然很着迷，也很好奇，“你的父亲呢？”

“死了，”本尼回答。“我父亲最先离开老家，之后他托人告诉妈妈带着我们过来，但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噢，那对你母亲来说可真糟糕！他是得了热病吗？”

“不，他死在矿里。头顶上的煤块掉下来砸死了他。别人发现他的时候，看起来就是那样。你知道的，我们没看见。那件事发生之后两周，我、汤姆，还有妈妈才到这儿。虽然我当时只有四岁，但我记得妈妈哭得很伤心。可她没那么多时间哭，因为她得努力工作。妈妈一直在努力工作。”本尼若有所思地说。

男人紧张地在凳子上动了动，显然被某种强烈的感情攫住了。他又把帽子上的灯抬了起来，抬到距离本尼的脸更近的地方。

“砸死了，你是说，在矿里，头顶的煤块掉下来了？”

“是的，还砸在他脑袋上。别人说他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那只强壮的手颤抖着，手里擎着的灯光也随之有些抖动。

“在哪儿，哪儿发生的，在什么地方？我是说，在哪个矿？”

“在卡本代尔，我想应该是六号井那里；对，是六号井。”

本尼的话语有些犹豫。他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男人声音中的变化，但并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他的名字，伙计！告诉我你父亲的名字！”

大个子的大手抓住本尼的小手，握得他生疼。男孩儿惊恐地站起来。

“别伤害我，先生！请别伤害我，我看不见！”

“不会的，小伙子，我绝不会伤害你。但我得知道你父亲的名字，告诉我你父亲的名字，快！”

“托马斯·泰勒，先生，”本尼一边说，一边将颤抖的身体向后缩回凳子上。

杰克·伦尼手中的灯一下子落在地上，落在他脚边，冒出青烟。那个男人巨大的身形仿佛也一下子就缩小了起码四分之一。他坐着，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不看周围的事物，也不看身边的盲眼男孩儿。

最后，男人回过神来，捡起灯，站起来。

“好了，本尼，小伙子，我得走了，再见了。你哥哥会来找你吗？”

“噢，当然！”本尼答道，“汤姆总是会停下来接我，他还没从下面上来，但他会来的。”

杰克转身要走，却又转回来。

“灯在哪儿？”他问，“你没有灯吗？”

“没有，我一直都没有灯。你知道的，我也用不上灯。”

于是，男人又开始沿着巷道往前走，可往前走了几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回到本尼坐着的地方。

“小伙子，我觉得还得告诉你，你应该到费城去。我有钱送你过去，你得去那里。我，我，我认识，你的父亲，小伙子。”

本尼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惊讶和感激，就觉得一只强壮的手轻轻地落在自己的肩膀上，一张满是胡茬的粗糙面孔蹭了蹭自己的脸。接着，他的奇怪访客就离开了。

巷道中回响起远去的脚步声，那声音直到远处才逐渐消失。本尼所在的地方又变得一片寂静。

男孩儿坐了很长时间，回味着那个陌生男人的言行，但想得越多反而越想不明白。也许汤姆明白是怎么回事吧，对，他要把这件事告诉汤姆。这时，男孩儿忽然想起来，早就过了汤姆最后一趟驾车驶过这里的时间。这可怪了，所有人都只能从这里出矿啊。男孩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愿汤姆快来了——

男孩儿站起来，沿着巷道走了几步，又折回来穿过门，沿着风井走了走。之后，他又回来坐回凳子上。

本尼确定汤姆一定会来的，汤姆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本尼知道，只要汤姆做得到，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失望。本尼也知道，收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却没听到任何声音，尽管他一直仔细地听着。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声音都没有。

又过了一会儿，本尼紧张起来，四周的寂静让他觉得压抑。他决定试着自己走出去。有一天汤姆病了，他就是自己走出去的，这次也一定能做到。

于是，本尼确定门已闭紧，就拿上饭盒，勇敢地沿着巷道向前走。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杖左右来回地敲打着矿车的轨道，以便给自己引路。

时不时地，他还会停下来，听一听周围的声音，希望能听到汤姆过来找他的声音，或者，能听到矿里其他地方晚归的矿工弄出的一些声响也好。可什么声音都没有，他继续吃力地向前走。

过了很长时间，本尼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走到了斜井的尽头，他知道自己走得够远了。本尼走累了，坐在车轨上休息。可是没坐多久，他就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沉静，只能继续向前走。巷道里的桩台渐渐升高，其中一个还把他绊倒，摔在车轨上。他觉得很疼，过了好几分钟才站了起来，更加小心地向前走，每走一步都把脚抬得很高，每走一步都先用手杖探好路。可是这样一来，他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

过了一会儿，本尼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不像是他每日走过的巷道，也不像是他走过来的路。他伸出手杖，往两旁探了探，可什么都没碰到。无疑，没有哪条巷道会这么宽。

但他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

不久，本尼意识到他正沿着一个陡坡向下走。脚步的回音很空荡，就好像身处宽敞开阔的地方。本尼用手杖敲了一下，又一下，再一下，连着探了三次，才明白自己正置身一个硐室里，同时，也明白自己迷路了。

本尼坐下来，觉得既疲惫又虚弱。他试着努力回想，记起去往斜井尽头的路上，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右手边有一条路和斜坡交叉，延伸到煤矿的南面，那边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他想自己一定是进了那条交叉的巷道，还一直走了进来。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实在很难搞清楚自己在哪儿了。本尼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继续往前走，还是折返回去。

也许，坐下来等人过来帮忙更好一些，不过就算有人找得到他，可能还得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

本尼又想，汤姆会怎么做？汤姆不知道自己去哪儿了，也不会想到来这么远的地方找他；他会沿着巷道走到门那里，如果没见到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回家了。可他要是知道本尼没回家，就一定会回到矿里找他。汤姆会走下斜坡，也许现在就在那儿，就在矿井底部，要是自己呼喊的话，汤姆可能会听到，“汤姆！喂，汤姆！”

本尼的呼喊在寂静阴沉的硐室中想起，遇到周围坚实的岩石和煤块，又猛地反射回他的耳朵，和打雷比起来，他自己的声音倒更让这个受惊的孩子觉得震耳欲聋。

千千万万的回声交杂在一起，在开阔的硐室和狭窄的走廊里回荡不止，恶作剧般地捉弄这个受惊的男孩儿。本尼再也不会如此叫喊了，无论那叫喊是否能救他的命。

沉寂再次降临，就像棺材盖一样笼罩下来——压抑、神秘而可怕的沉寂，本尼好像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一把抓起自己的手杖，开始找路，在桩台上磕磕绊绊，有时还会摔倒，尽管慢得像只蜗牛，他还是坚持向前走。本尼走啊，走啊，直到虚弱不堪，精疲力竭，一屁股坐在矿井里潮湿的地面上。本尼双手捧着脸，在无声的痛苦中流下眼泪，就像个迷路的孩子。事实也的确如此。

迷路了，的确，好几英里的黑色走廊在本尼四周开启、迂回、交叉，而他只能趴在地上，无能为力，独自置身于孤寂之中。

第二章
火烧碎煤机

本尼躺在地上，悲戚地哭了很长时间。接着，他听到一些动静，就在煤矿远处某个地方。他抬起头；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听起来像是脚步声。会不会是有人来了，会不会是汤姆！想到这里，本尼的心中燃起希望的光亮。

然而声音消失了，周围又陷入一片寂静，比之前还要沉重压抑，恐惧和孤独再一次占据了男孩儿的心。难道刚才的声音只是幻觉吗?

突然，一丝微弱声音穿过走廊，荡过墙壁，在硐室中回响，虽然很微弱，可在本尼听来却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

“本——尼——！”

声音在回声中渐渐消散。

本尼哭喊着，一下子站了起来。

“汤姆！汤姆！汤姆，我在这里。”

喊声的回音还没传回来，就被一阵奔跑的脚步声打破了。汤姆沿着曲折的走廊跑过来，他顶着灯飞快地跑，拼命地跑，一刻不停，一直跑到本尼面前才停了下来；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本尼，都是我不好！”汤姆大声说。“我上去马棚的时候，帕齐·唐纳利说你和桑迪·麦卡洛克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就回家了。可妈妈说你

没回家，我就回来找你，先去了门那里，你不在；我喊了又喊，也没听到回应；于是我想你可能自己试着往外走，走到巷道交叉的地方迷路了，然后”——

汤姆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本尼则呜咽地说，——

“确实是这样，我迷路了，也很害怕，而且——而且——噢，汤姆，真是太可怕了！”

本尼回想起刚才经历的一切，再一次害怕起来，他抓着汤姆的手，坐在煤矿的地上，放声大哭。

“好了，本尼，别哭了！”汤姆安慰说，“别哭了！现在我找到你了。来，站起来，我们回家吧，妈妈担心得不得了。”十四岁的男孩儿像母亲一样安慰着弱小的弟弟，扶他站起来；这真是感人的一幕。汤姆扶着盲弟弟的腰，带着他穿过硐室，走进南面的巷道，也就是斜井底部。

这段距离并不是很长。本尼走得很慢，尽管就像他之前所害怕的那样，从巷道的交叉口误进了煤矿南面的部分，但其实并没走出太远。

兄弟俩在斜井里停下来休息时，本尼对汤姆说起了那个在门口和他说话的怪人。可汤姆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那个男人肯定是罢工者之一。至于那个人的奇怪举动，汤姆也和本尼一样，一头雾水。

要出斜井得走很长一段路，其中一大半都是陡坡，就像爬梯子一样。兄弟俩中途休息了好几次。每当汤姆听到本尼气息沉重，感觉走得吃力时，就会抱怨自己累了，然后两个人就会转过身，面向斜井的底部，坐下来歇一会儿。

终于走进了安静的秋夜！本尼长舒了一口气，感受着脚下松软的土地，还有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

啊！要是他能看到下面村庄的灯光、壮美的天空、宝石般的群星，还有从康贝尔矿层那边升起的半月，他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就算戴着一层夜纱，和矿井里的幽深漆黑比起来，世界还是那样甜美迷人。

从这里到兄弟俩的家还有整整一英里，不过他们心情放松，脚步轻快，不一会儿就回到了低矮屋顶下的小屋，而焦急的母亲正在那里忐忑地等待自己的孩子。

“妈妈，我们回来啦！”汤姆一转过弯，就看到月光下正在门口张望的母亲，立刻大声喊道。母亲跑了过来，抱住自己的孩子，亲吻他们煤黑色的脏脸，边往屋子走，边听他们讲着断断续续的故事，脸上挂着微笑和泪水。

走到门口，汤姆停下来，转身往回走。

“我答应了桑迪·麦卡洛克，”他说，“找到本尼要去告诉他。他说会等着我，要是没找到，就和我一起去找。他家就在刚过碎煤机那边，用不上二十分钟我就回来了，桑迪肯定在等我呢。”

没再多说什么，汤姆开始往回跑。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汤姆还没吃上一口晚饭，但桑迪对他很好，想帮助他，而且现在还在等着他，想到这些，汤姆也就顾不上太多。于是，怀着轻松又感激的心情，他加快了脚步。

汤姆经过自家所在的那排小屋，抄小路上山，沿着矿车轨道向碎煤机跑去。隐隐呈现在他眼前的一栋大房子，就像古时候某座大城堡，在月光如水的天空中剪出清晰的轮廓，向西边投下几百英尺长的阴影。

汤姆走在阴影里，附近有间机房，透过脏乎乎的窗户，能看到守夜人昏暗的灯光。汤姆再一次走到月光下，沿着小路走到另一座小山的山顶，旁边是一排没点灯的小屋；他停在一间还亮着灯的屋子门前。

汤姆还没上前，门就开了，一个穿着短袖衬衣的人走出来，跟他打招呼：

“汤姆，是你吗？找到本尼了吗？”

“桑迪，是我。我来告诉你，我和本尼刚回到家。我在南面的硐室找到他了，他想自己出矿，然后迷路了。所以，桑迪，你不用帮我找了，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晚安！”

“晚安，汤姆！你弟弟和母亲都好我就放心了。汤姆，”汤姆转身要走的时候，桑迪说，“你走夜路回去不会害怕吧？”

汤姆笑出声来。

“桑迪，我看着像会害怕吗？别担心我，我什么都不怕。”

桑迪还没进屋，汤姆已经离开了山顶。他急匆匆地走下山，松散的砾石在就在脚下滚动，快到山脚时，汤姆脚一滑，跌了一跤。

站起来的时候，他惊讶地看到碎煤机的阴影里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随即消失在机房的转角处。

汤姆小心翼翼地走进阴影，在填装矿石旁的小路边停了一会儿，仔细倾听。他觉得自己听到那边传来像是折断枯树枝的喀嚓声。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碎煤机下面钻出来，他一边朝汤姆走来，一边转回头发牢骚——

“好了，麦克，这是我最后一次干这种事，我再也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他们让我干就是因为我没老婆，没孩子，也没人会为我哭瞎眼睛，我还会因此蹲监狱。可是，麦克，那天我真的是被触动了，我不会再干这种事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告诉你，最后一次——麦克！

——天，你不是麦克！小伙子，别说话！你别出声！别动！”

一个长着胸毛的壮硕男人走上前来。他强壮的手一把抓住汤姆的肩，疼得汤姆皱起眉头。

汤姆没有动，既惊又恐。因为那个男人话声未落，碎煤机填装矿石的地方就隐隐现出亮光，逐渐燃起一团火焰，火焰旋卷上煤黑色的木材，红色的火舌蹿上了低矮狭长的房顶。就算汤姆再有胆量，这时也惊讶得说不出话了。巨汉站在他面前，使劲抓着他的肩膀，加重语气断然说道，——

“伙计，你能看见我吗？听见我说话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今天晚上看到的事告诉别人，你就别想活了。敢说一个字，莫利·马圭尔就绝不会轻饶了你！好了，现在赶紧回家去！跑回家！要是你回头看或者说出一个字，你的下场会比被刚才那团火烧死还惨。”

被他用力一推，汤姆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小路往家跑。

可汤姆没跑出多远，就像圣经里罗德的妻子[注]被好奇心攫住一样，汤姆忍不住回头张望：睡意惺忪的守夜人打开机房的门跑了出来，惊讶地看着已经蹿上房顶斜面的火苗。接着，“着火了！”的叫喊声便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不到二十分钟，周围的山坡上就挤满了跑来查看碎煤机的人。

场面十分壮观。

起初几分钟，火只在房子下半部分燃烧，点着了一些袋子和幕布，随后火浪就顺着井塔底部上蹿。之后，大火烧过碎煤机黑色的表面，就连碎煤机七十英尺高处的几扇方形小窗户也开始变红，映出里面的熊熊火光。最顶端的房檐窜出一股白烟，红色的火舌缓缓爬上井塔最高点，最高处的巨大火苗直冲天际，整栋巨大建筑成为一片咆哮的火海。

火势迅猛，刚过午夜没多久，原先放置碎煤机的地方就只剩下一大片烧焦的废墟。

基本上也抢救不出什么了。填装矿石的地方还剩下几辆车，机房里有些工具和零散的木材，旁边住人的小屋里还有一些家具，就剩这些。帮忙抢出这些东西的人里，有一个人身材高大、满脸胡子，他出力最多，胆大力强，别人叫他杰克·伦尼。

罢工遍及各地。矿区街道上到处都是无所事事闲荡的男人和男孩儿。酒吧生意兴隆，商人们也不敢招惹事端。汤姆没把碎煤机着火那晚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他知道自己应该揭发这件事。事实上，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将犯罪的人绳之以法。但莫利·马圭尔的隐秘勾当在当时的矿区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火把、手枪，还有刀，他们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汤姆当然也会害怕，甚至不敢对妈妈和弟弟透露只言片语。

可是有一天，传出了杰克·伦尼因为对碎煤机纵火而被捕的消息。不久之后，一个人来到泰勒寡妇的家，送来消息说，普利德维尔律师想马上在威尔克斯巴里的办公室里和汤姆见面。

汤姆高兴地答应了这个请求，这也许是个机会，他可以被迫说出火灾那晚看到的一切，而无需承担多少泄密的责任。汤姆决定，无论如何，他都会说实话。

汤姆穿戴整齐，整理好头发，直到他细心的母亲满意之后，才和传信的人一起前往车站。火车很快就把他们带到了威尔克斯巴里，也就是卢泽恩县的首府。

街道从政府广场向四周延伸，他们就在其中一条街道上停下，面前是一扇破旧的门，门牌上写着："詹姆斯·G·普利德维尔，律师。"

汤姆先是被带进法律事务所的外间，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前写东西，还有两三个人在角落里交谈，显然是矿工。过了一会儿，里间的门打开了，有人叫汤姆进去。里间的布置比外间齐备，地板上铺设地毯，墙上挂着画，还有放满书的大书架，书的封面看起来都是皮革，书脊上面的标签是红色的，下面则是黑色的。

一个又矮又瘦、没有胡子的男人坐在房间靠里的地方，他脸色苍白，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汤姆认出了他，本尼在煤矿里迷路的那天，他和来探访的罢工者一起到过煤矿。普利德维尔律师坐在一个圆桌前，他矮矮胖胖，胡子浓密，塌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

汤姆走进房间，律师仔细地打量他一番，指着一把安乐椅说，——

“小伙子，坐下吧。你的名字是——哦——我想想”——

“汤姆——托马斯·泰勒，先生，”男孩儿回答说。

“好的，汤姆，你看到碎煤机那儿的火灾了吗？”

“先生，我看到了，”汤姆说，“我想我是第一个看到的。”

“我听说了，”律师慢条斯理地说，接着，他停顿了一会儿，——

“汤姆，你对别人说过那天晚上你看到的事情吗？或者，着火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先生，没有，”汤姆回答，暗自奇怪律师怎么知道他看到了别人。

“你想，或者说你很想说出你知道的事情吗？”

“我想说，”汤姆说，“我早就应该说。我想说来着，可我不敢。现在可以说了。”

汤姆的胆子逐渐大起来，他觉得这些秘密在心里憋了太久，现在必须说出来了。

有一阵子，普利德维尔律师若有所思地摆弄眼镜，然后又小心地将它架在鼻子上，转过头来直直地看着汤姆。

“好吧，汤姆，”他说，“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是杰克·伦尼的代理律师，他被指控对碎煤机纵火。这位卡罗兰先生正式受命于莫利·马圭尔，为了杰克的判决做些必要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碎煤机着火那段时间，有个男孩儿就在现场。昨天晚上，我们知道了你就是那个男孩儿。现在，我们想让你做的就是一个字都不要说。这对你，对别人都有好处。你能做到吗？”

汤姆觉得情况完全颠倒了。他本以为和自己谈话的是想把罪犯绳之以法的人，可到头来，自己却落到了犯人朋友的手里。但他身上那种苏格兰人的倔强劲被激发了出来，于是，他回答说，——

“我做不到，先生，纵火烧了碎煤机是不对的，放火的人应该坐牢。”

普利德维尔律师把一只手的拇指伸插进马甲的袖孔里，另外一只手小心地托稳眼镜。他准备说服汤姆。

“想想吧，”律师说，“你和你父亲一样是个矿工，这也是你想做的事。可残酷无情的公司克扣你的薪水，让你连饭都吃不饱，却把大把的钱塞进自己的保险箱。要是你谦卑地请求涨一点薪水维持生计，他们就会解雇你，把你踢出公司，像赶走一只狗那样。你应该知道法律是富人为了对付穷人而设立的，法律就是这样；你只能要求补偿，迅速地掠夺那些剥削者的财产。这样他们才会把你当人看，尊重你的权利，他们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只害怕火。如果那些人因为你教训了他们感到愤怒，想要报复，这时一个工友供出了你是给他们教训的人，你觉得那个

工友做的对吗？”

律师又戴上了眼镜，朝着汤姆的方向急切地探了探身子。

这番话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汤姆一直都知道公司是专横的魔鬼。但这个男孩儿与生俱来的是非观还是抵制住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托辞。

“还是一样的，”男孩儿说，“我绝不认为纵火烧毁碎煤机是正确的。老天，”他接着说，“就是杀人凶手，你也可以这样为他辩解。”

普利德维尔明白，他对这个头脑清醒的男孩儿使错了招数。

“好吧，”律师坐回椅子上说道，“要是你不吃软的，我相信，你想要说出来的话，肯定已经准备好面对莫利·马圭尔要对你采取的手段了吧？”

“是的，”汤姆勇敢地回答，“我准备好了。之前我很害怕，所以才没说。但我不会继续当胆小鬼了，他们要对我做什么，就尽管来吧。”

律师陷入了窘境之中。卡罗兰愤怒地看了汤姆几眼，这个孩子手里攥着杰克·伦尼的命运，可他软硬不吃。现在该怎么办？

普利德维尔向卡罗兰示意，他们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汤姆坐在那里，心跳很剧烈，但意志越来越坚定。

他们俩只出去了一会儿，就带着满意的神色进来了。

“我已经知道了，”律师对汤姆说，语气中显得饱含同情，“你有个弟弟，他看不见。这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是的，确实是一种折磨，”汤姆说，“是，确实是！”

“我也知道了，要是他的眼睛能及时得到适当的治疗，就可能重见

光明。”

“不错，一个医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要是他能重见天日，该是多么大的福分啊！多么好的事情！这对你的家庭来说是件大喜事吧，对不对？”

“哦，当然了！”汤姆大喊道，“天啊，当然是！先生，这是我们最想做到的事，是我每晚都会祈祷的事。我们一直努力攒钱，但太慢了，实在是太慢了。”

“需要——多少钱”——普利德维尔律师停顿了一下，沉思般地扶了扶眼镜——“汤姆，治疗要花多少钱？”

“只要一百美元，先生，那个医生是这么说的。”

律师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从容不迫地说道，——

“汤姆，要是我的朋友愿意往你的手里，就在今天，放上一百美元，让你的弟弟得到治疗。作为报答，你愿意为火灾那晚发生的事保密吗？”

热血涌上了汤姆的脸，他心脏前的胸口像被锤子重重击中一般，脑子里一片混乱。

一百美元！本尼重见光明！不用说谎——只是闭口不言——就能让本尼看得见！这样做能有多大错？可是，哦，想想本尼能看到世界的高兴样子！这真是个可怕的诱惑。比汤姆更坚定、更冷情的人或许都会屈服。

1. **罗得是《圣经·创世纪》里说的一位君子，住在所多玛城里。由于所多玛、蛾摩拉两地的人罪孽**

深重，上帝决定降天火毁灭他们，事前遣天使叫罗得携妻子、女儿一起出城，但“不可回头望”。罗得的妻子按捺不住好奇心，出城之后回头望了一眼，马上变成了一根盐柱。（译注）

第三章
不安的良心

汤姆屈服了。

期待本尼得到快乐的声音淹没了良心的低语。对汤姆个人施加暴力不足以征服他，以破坏的方式获得补偿的荒谬托辞也不能阻止汤姆。但本尼的眼睛，让本尼的眼睛能看见自己，看见房屋、碎煤机、树木、小鸟、鲜花，甚至看见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星，——本尼的眼睛将汤姆严明的是非观从脑袋里挤了出去，让他在如此诱惑面前彻底屈服。

但是，无论如何，汤姆还是觉得羞耻，最终他哽咽地回答，——

“好吧，我不说。一百美元就能让本尼看得到。我不会撒谎，但我会保持沉默。”

普利德维尔律师把眼镜折起来，放进摩洛哥皮革盒子里，又将眼镜盒装进马甲口袋里。他的目的达到了。

“汤姆，”律师说，“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如果你一直保持下去，以后也会成为一名律师。而一个律师要是能像你一样平衡良心，才能为这个职业增光。”

汤姆无法肯定这几句话的用意何在，于是只说了一句：“是这样，先生。”

普利德维尔绕过桌子，拿上高顶硬礼帽，示意卡罗兰随他一起出去。一边走，一边对汤姆说，——

“你留在这儿，随意待一会儿，我们很快就回来。”

汤姆静静地独自坐着，脑子里一片混乱。这样做，对吗？到底对吗？某个看不见的幽灵不停地往他脑袋里灌进这些问题。

本尼知道了会怎么说？

妈妈会怎么说？

可是，汤姆不用说谎，只要不说出来就行。

这算是袒护罪犯免受公正的审判吗？这实际上是为了钱出卖荣誉吗？还是说收回自己的承诺，无所畏惧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耐心工作，问心无愧地等待，直到完成本尼的心愿比较好？

汤姆还在痛苦挣扎，无法决断的时候，卡罗兰独自回来了，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十张脆生生的十美元崭新钞票，一张一张地递给汤姆。男孩儿一辈子都没一次见过这么多钱。拿着它们就像在做梦一样，能拥有这么多钱简直让他难以相信。拥有财富的新鲜感，还有钱能带来的福祉再一次埋没了良心的低语。

汤姆接过钱，局促不安地把它们折起来，放进背心的内口袋里。卡罗兰满意地看着汤姆，走到之前坐着的那个位置，还是一言不发。

二十年前，这个人在煤矿区可是个名人，被矿工们叫作“沉默的麦克”。他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敏锐让大家一致相信他就是莫利·马圭尔秘密体系的矿区头目。他一直很狡猾，不让自己牵涉到任何违法的事情中。他操控组织，以满足个人意志，最终导致组织因为内部分歧而散伙。后来，法律和决议进入新阶段，工会开始以更高层次的原则为基础，通过公平而非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于是他们那套规矩也逐渐不复存在。

觉得没必要再说什么，再做什么，汤姆起身要走。就在这时，普利

德维尔走了进来，小心地把高顶硬礼帽放在桌子上，示意汤姆坐下来。他把眼镜从眼镜盒里取出来，小心地架在鼻子上，接着，他对汤姆说，——

“审判之前，用这一大笔钱做任何事都是不明智的。同时，要是你把收钱的事情，还有你如何得到这笔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对你来说也是极不安全的。你自己要小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汤姆点点头，普利德维尔继续说：

“我还要再说一件事：听说碎煤机着火那晚，你走到山脚下，看到有人从着火的地方出来，在建筑阴影里从你身边经过，后来就消失在机房的转角处了，有这回事吗？”

“是的，先生。”

“你看到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描述一下。”

“他个子不高，”汤姆回答说，“身材有点瘦，没有胡子”——突然，这个男孩儿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他盯着卡罗兰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用手指着卡罗兰，大喊道，——

“天啊，看上去跟他一样——一模一样！”

卡罗兰冷笑了一下，普利德维尔却大声笑出来。

“好吧，汤姆，”律师说，“我们不会问你那个人长得像谁。但如果你要出席庭审，坐上证人席，我问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子的时候，我想你不会拒绝像刚才那样描述那晚机房阴影里和你擦肩而过的男人吧？”

“不会的，”汤姆说，“那是事实。”

“哦，我也期望你说实话，”普利德维尔说。“我不会允许我的证人

撒谎的。好了，下周二早上九点你要来这里出庭。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

“卡罗兰，把托马斯·泰勒的名字写在这张传票上。汤姆，你被传唤了。现在，”他把一块沉甸甸的金表从表袋中拿出来，看了一眼说，“你还有时间赶上北上的火车。”普利德维尔打开隔间的门说，“哈里斯，和这个男孩儿一起去车站，给他买张票，别让他上错车。”

哈里斯就是带汤姆来的那个年轻人；他和男孩儿很快就走上街道，快步向车站走去。

一个小时之前，在他们来时的路上，汤姆的话还很多，不停地打听；可是现在，无论他的同伴问什么，都只能得到“是”或者“不是”的回答。

汤姆无法交谈，脑袋里塞满了让他迷惑不解的疑问。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商店橱窗和路上的行人，只是盲目地跟着哈里斯走。不知怎地，他觉得脚步沉重，口袋里的那卷钞票仿佛正灼烧他的胸口。他想象着遇到的人都在怀疑地看着他，就好像大家知道他被收买了一样——被收买了！

那个词倏地窜进他的脑袋，力量太过惊人，汤姆怔怔地站在街道上，直到哈里斯走回来叫他，才回过神来。

他们刚好及时赶上了火车。

汤姆独自坐在车厢的角落，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试图说服自己没有做错。

检票员走过来检票，眼神锐利地看向汤姆，让汤姆怀疑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当然了，检票员什么也不知道。接着，汤姆试着把这件事赶

出脑袋，将注意力集中在车窗外的风景上。

窗外飘起小雨，雨滴落在棕色的大地和没有叶子的树上，秋日里的黄昏很短，一会儿天就黑了。景色非常沉闷阴郁，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无法让汤姆停止自省。每过几分钟，他就会进行一次思想斗争，一次比一次激烈。

不知怎么地，“收买”这个词在他脑袋里挥之不去。汤姆的耳边一直响起这个词。他觉得车厢里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就连铁轨上的车轮也像是持续单调地重复，“收买！收买！”

当汤姆穿过逐渐浓重的夜色，沿着街道、平板路和漫长的山路急匆匆地往家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从未像今天这般不开心。这真奇怪，因为之前他经常梦到自己攒够了心心念念的一百美元，那是多么强烈的喜悦。

好了，现在他有一百美元了，一分都不少的一卷，稳稳当当地躺在背心口袋里。可是带来的并非快乐，而是痛苦。

想到就要见到妈妈和弟弟并没让汤姆感到快乐，这在他的记忆里还是第一次。汤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晚都不会把钱的事告诉他们。实际上，他差不多已经决定，审判之前，最好什么都不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认同自己的做法该怎么办！他被这个想法惊呆了。

但汤姆是个有勇气的小伙子，见到家人时，依旧满脸喜悦地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到威尔克斯巴里的经历，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律师事务所、普利德维尔、卡罗兰，实际上，除了那笔交易和钱，汤姆讲述了每件事情。

晚餐时，汤姆尽量装作胃口很好，尽管每口饭都难以下咽。饭后，汤姆借口太累，很早就上了床。他躺在床上，与良心斗争了大半夜，说

服自己没有做错，然而却始终觉得自己的做法很不光彩。

汤姆一直在思考怎样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和本尼，想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那两个字一直在他脑子里撞击，随着他的每一次心跳而顿挫，甚至在他陷入不安的睡眠后还不肯放过他——收买！

秋日又过去了几天，罢工还在进行。既没有复工的征兆，也没有妥协的迹象。相反，矿工和经营者之间的分歧与日俱增。碎煤机的烧毁，还有杰克·伦尼的被捕，让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极大阻碍了分歧的和平解决。

违法行为很常见，显然，微不足道的挑衅也会引发不顾一切的暴力行为。贫困的哭泣时有耳闻，而且随着冬季的临近，没有储蓄及生活艰难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多。

泰勒家眼见就得动用孩子们之前为本尼攒下的二十美元才能买得起食物和衣服了。汤姆试着到别处打工，可没成功。闲散的男人和男孩儿太多了，而一年中这个季节要做的工作却不多。距离泰勒家不远的乡村学校开学了，于是汤姆只能去上学。

汤姆喜欢书，自学了很多东西。实际上，他可以流畅地阅读。他曾经为本尼大声朗读过很多文字，而在这段不得不闲着的日子里，男孩儿们就用这种方式打发时间。别人给的几份旧报纸和父亲留下的几本旧书，就是他们阅读的内容。

这一年的小阳春来得有些晚，但景色非常美丽。每一天都是如此，静止的空气、远处的回声、朦胧的光线、烟雾弥漫的远方。大自然宁静的忧伤气质在这个短暂而美丽的季节挥之不去，与人们不安的灵魂格格不入。

在这个最迷人的季节，某天下午，汤姆和本尼像往常一样，手牵手

出来散步。他们散步的小山在矿区的南面，像一只倒扣的碗，四面八方都有从山顶到山底的斜坡。小山谷的南坡有碎煤机烧毁之后的废墟，依然如故。向对面看去，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萨斯奎哈纳河流淌在远处的狭窄山谷之间，水流蜿蜒环绕着康贝尔矿层底部。望向西边，青山之后是怀俄明州的著名山谷，二者中间是灰色的石碑，直到东边的山峦延伸过去，挡住视线。

这真是如梦似幻的一天，也是适合做梦的一天。两个孩子走到山顶后，汤姆躺在温暖的草地上，默默地看着远处几座裹着薄雾的小山；本尼坐在他的身边，按照汤姆多次描述过坐在这里可以看见的景色在脑海中想象。

可怜的汤姆！这段美好的时光却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惑，许多良心的徒劳挣扎，还有更多需要他默默承受的痛苦。

汤姆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睁着眼睛。实际上，他明白世界上再没有比本尼坐在他身边更美的场景了。他想到了那场还有三天就要开庭的庭审，想到了他被要求做的事，被要求说的话，想着所有这一切结束之后，他必须要告诉妈妈和本尼那一百美元的事。

啊，麻烦就在这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他非常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向。可现在，他究竟应该怎么开口告诉妈妈和弟弟，曾经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事情最终竟让他羞愧内疚？

之后，母亲和弟弟会对他说什么？他们会赞扬自己吗？因为对本尼的爱，还有把握机会的机灵；还是会感到悲伤？因为他失去了男人的坚强和荣誉？老天！汤姆想的越多，就越害怕他们不会感到高兴，反倒会感到苦恼。

躺在草地上思考这些的时候，汤姆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可以让他了解本尼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不必引起本尼的怀疑。汤姆

决定试一下。

汤姆几乎不知道如何才能最恰当地提起这件事，考虑一段时间之后，他转过头对本尼说，——

“本尼，你相信真是杰克·伦尼放火烧了碎煤机吗？”

“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汤姆，”本尼回答说，“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十足的坏蛋。烧掉碎煤机比烧掉井塔还可恶，他们说杰克·伦尼还烧掉了海德公园的井塔，只是没法儿证明是他做的。”

“好吧，假设你看见了——假设你能看见，你知道的，本尼——假设你能看见，你看见杰克·伦尼放火烧了碎煤机，你会揭发他吗？”

“我会的，”本尼坚定的回答，“我想，要是我不揭发他，他就永远得不到惩罚。”

“那好，你觉不觉得，”汤姆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人们和富有的资本家一伙儿，欺负可怜的工人。工人也不是没有别的方法争取公平，他们只是想让有钱的公司害怕自己，就是这样。”

汤姆用上了普利德维尔的话，不是因为他自己相信那番话，只是想知道本尼的想法。

本尼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不在乎那些。我不认为烧毁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会是对的，要是我看到放火的人，我就会揭发他，如果”——本尼犹豫了一会儿，汤姆急切地看着他——“如果我不怕莫利·马圭尔的话。你知道的，杰克·伦尼和莫利是一伙的。”

“但你会害怕他们吗？假设他们中的一个过来找你说‘本尼·泰勒，你

要是敢揭发杰克，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我是说——‘拔下你的舌头。’你会怎么做？”

本尼想了一会儿。

“好吧，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揭发他。之后我会买把手枪，用我的枪口阻止莫利的人靠近。”

尽管汤姆极其焦虑，然而，瘦弱而眼盲的小本尼手里拿着上膛的手枪，对着一群无路可逃的罪犯，一想到这样的场景，他便大声笑了出来。但汤姆觉得自己还没问到正题，所以他接着试探。

“那么，本尼，假设你看到一个人放了火，那个人也知道你看见了，他对你说‘本尼·泰勒，你要是告发我，我就把你妈妈的房子烧了，再杀了你的哥哥汤姆！’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本尼犹豫了。这更是个难题。

“那么，”本尼最终回答，“要是我确定他会做到所说的事——我不知道——我想我会——好吧，也许，如果我不用说谎的话，我就不会说出去的。”

汤姆一下子来了精神，觉得自己搞清楚了重点。本尼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会比现在的自己还不坚定。现在是时候长驱直入，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了。

汤姆振奋精神，试图保持漫不经心的自然语气，呼吸却奇怪地急促起来，让他无法控制嗓音中的沙哑。他只能希望本尼没有留意。

“那么现在，假设——只是假设——我看到杰克·伦尼放火烧了碎煤机，他知道我会揭发他，于是他对我说，‘汤姆，你弟弟本尼看不见对吗？’我就会承认说，‘是的，’他接着又说，‘要是让本尼能看得见要花

多少钱？’我会说，‘哦，可能得一百美元，’他又说，‘汤姆，给你，这是一百美元，拿去给本尼治眼睛，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是我放的火。’这样——这样的话，你要是我，你会怎么做？”

汤姆坐起来，靠着本尼，满脸通红，眼神里出现了痛苦的期待。

他知道对自己来说，本尼的回答意味着是回到过去的快乐中，还是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眼盲的男孩儿起身，站了一会儿，仿佛陷入沉思。接着，他用看不见的眼睛看向汤姆，语速很慢，语气坚定，——

“汤姆，如果你拿了钱，如果你用这笔钱给我治眼睛，而我最后也知道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看得见的话，我想——我想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汤姆，我也不想让你再见到我。我为我们两个感到羞愧。”

第四章
审判

汤姆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这太残酷了。有生以来，汤姆第一次因为本尼看不见自己而高兴。但是，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说些什么，便结结巴巴地说道——

“好了，你知道我只是假设一下。当然，诚实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只要大家能回矿上工作，我们根本不用向谁要钱。我们能自己挣来。”

秋日的美丽渐渐消逝，一弯新月挂在西边远处山峦的顶端，朦胧的月光透过紫色的雾霭洒落大地。两个男孩儿都不太高兴，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汤姆的心里压着沉甸甸的悔恨和自责。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的盲弟弟，让他心绪低落。

可怜的汤姆！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现在既不能把这笔钱用在本尼身上，也不能自己花掉。他曾想过把这笔钱还给普利德维尔，以便不再受制于他们的约定。但转念一想，这么做无济于事，普利德维尔不会收下这笔钱。汤姆收下了这笔贿赂，就落入了收买他的人手里，若是他有一丝动摇，甚至于违反约定，就会遭到他们的报复，而汤姆关心的人也会受到牵连。

“啊，为什么”，汤姆痛苦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收下这笔钱？”

汤姆的妈妈以为，儿子忧郁的原因是没了工作和收入。她知道汤姆为本尼攒钱治病的愿望多么强烈，也知道若是计划出现拖延，他就会变得焦急不安。所以，她用非常欢快的语气同汤姆说话，还做了些汤姆喜

欢吃的可口小菜。庭审当天早晨，汤姆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口袋里揣着那可恶而烫手的一百块钱。在他动身去火车站，前往威尔克斯巴里之前，汤姆的妈妈微笑着与他亲吻作别，叮嘱他一定要小心车辆。临别时，妈妈说："孩子，无论那些人对你说什么，无论他们对你做什么，一定要说实话。别怕任何人，只要做到善良和诚实。审判结束后，回到我和本尼身边，一路平安。"

桑迪·麦卡洛克和汤姆一起乘火车，下车后一起从火车站走到法院。他们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广场和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审判厅也几近满满当当。他们在后排找到了空位，由于阶梯式座位向下通向法庭，所以即便坐在后面，也能毫不费力地看见前面的场景。

汤姆以前从未来过法庭，他好奇地看着端坐在凳子上的法官、法庭里谈笑风生的律师、进进出出的大陪审团，还有发号施令的治安官；每个治安官都带着工作人员，维持法庭秩序。

检察官陈述了一些汤姆听不懂的论辞，还伴以手势。书记员则小声诵读着事项。快到中午时，庭审才正式开始。

过了一会儿，侧门那边出现一阵轻微骚动，治安官及其副手带着杰克·伦尼走到了法官席的右侧。

杰克比看押他的人高出很多，由于受到关押，胡子拉碴的脸上现出几分苍白，背也比平常更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慢悠悠地穿过拥挤的法庭，坐在自己的辩护律师旁边。

汤姆的视线落在杰克身上，立马就认出他就是着火那晚在碎煤机那里威胁自己的男人。犯人进来了，法庭的骚动也平息下来，审判长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法庭：

"联邦诉杰克·伦尼。纵火罪。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法官大人，”地方检察官回答，站起来走向书记员的桌子。

“很好，”法官说。“传讯犯人。”

法庭让杰克起立，地方检察官声音清楚地诵读针对被告的起诉书：“十一月十八日，被告犯下重罪，蓄意纵火烧毁一座建筑物，即归属于瓦莱煤矿公司的碎煤机。同时，被告的纵火行为也烧毁了一间民居，该民居位于碎煤机宅地范围内，亦属瓦莱煤矿公司所有。被告所为触犯了州最高议院对此情况所设立的法令，破坏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秩序与尊严。”

杰克站在那里，认真倾听针对自己的指控。

随后，审判长问他：“你有什么说的，——是否认罪？”。

杰克则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要说我有罪，就拿出证据。”

“请抗辩，先生！”法官严肃地说。“你是否认罪？”

“我不认罪。除非有证据，否则任何人都无罪。”

杰克坐回座位之后，法庭午间休庭。

下午，法庭开始选择杰克案件的陪审员。

第一个被叫上去的显然是个矿工，脸上还抹着灰乎乎的污迹，言语里夹杂爱尔兰土腔，应该来自爱尔兰。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批准他成为候选陪审员，法庭书记员则宣读如下章程：

“陪审员，看着被告。被告，看着陪审员。是否反对？”

“请陪审员发誓‘公正判定’”律师普利德维尔说道。

那个人发了誓。

“你住在什么地方？”律师提问。

“尚蒂山，先生。”

“这点是明确的。你住的地方距离碎煤机近吗？”

“哦，差不多一英里吧，走到那儿和走到铁轨的时间差不多。”

“你从事什么行业？”

“行业，是吗？是的，先生，我和别人一样，品行很好”——

“我是问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个矿工，不好意思。”

“你在哪里工作？”

“在菲斯，到下一个圣帕特里克日的时候，我在瓦莱煤矿公司工作就满十年了。请允许我这样说，我觉得放火的人真‘倒霉’——”

“反对！”律师普利德维尔用尖利的嗓音打断了他。

直到一名法警匆忙地将他带离证人席，这个被律师提出反对的人还一头雾水，满脸茫然。另一位候选陪审员被传进来。那是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嘴里嚼着烟草。他在预先审查中宣誓之后，地方检察官问道：

“你和莫利·马圭尔是一伙儿的吗？”

“先生，我不是。”在普利德维尔对问题提出反对之前，这个男人迅速作答。

地方检察官机警地盯着第二位证人。过了一会儿，他和身边的控方私人顾问萨蒙律师商量了一番，认为这个候选陪审员是为了混进陪审团支持被告，发誓时就在撒谎。于是，第二位候选陪审员被要求回避。

下一位被叫上法庭的候选陪审员是从县里远郊过来的农民。他在来到这个小镇之前都没听说过这次火灾，也没表现出偏见。因此原被告双方都同意这位农民成为本案的第一位陪审员。

陪审员的选择还在进行，这是一个漫长无聊的过程，时不时会有候选人活跃一下气氛，或者和律师争论几句。十二位"品行端正、诚实可信的人"还没选定并最终发誓之前，早秋的夜幕就已经落下，明亮的煤气灯照亮了法官席及法庭周围，而法庭远处的角落则陷入一片飘忽的阴影。

傍晚六点，法庭宣布休庭，第二天早上再开庭。汤姆和桑迪·麦卡洛克去了市郊的一家小旅馆，那里为被告方证人安排了食宿。尽管内心焦虑，但汤姆也饿了，吃完丰盛的晚餐，就早早上床了。

可他睡不着。白天的兴奋让他的脑子一片混乱。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回想着今天发生过的事情，同时满怀忧虑地揣测着明天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在胡思乱想时，他一次次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他不能说谎。

心底里的良知不肯妥协，汤姆最终不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开庭的时候，法院里看热闹的人比昨天更多了。杰克的案子准时开庭。地区检察官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开庭陈词，概述了控方呈上的证据。

第一位被传唤的证人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给大家展示了一幅地图，上面是被烧毁的碎煤机平面图、位置及周围环境。随后上来的两位

证人，一位是碎煤机的看守，另一位是被烧毁民居内的居民；他们详细讲述了着火时自己见到的情形。

第三位证人作证称，大火烧着后不久，就在附近看见了杰克，但并不知道他当时在那里多久了，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过去的。然后，另一位证人发誓曾在酒馆中看见了被告，听到火警前半个小时，他看见被告和“沉默的麦克”一起离开，走向碎煤机方向。

接下来出场的证人自称路易斯·G·特拉弗斯。他长得又瘦又高，却是个肌肉发达的中年男子，目光敏锐，举止有礼。

“你的职业？”地区检察官在证人宣誓之后问道。

“我是一名侦探。”

“你认识被告杰克·伦尼吗？”

“认识。”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哪里？”

“在卡本代尔的一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肯定都是莫利·马圭尔的成员。”

“你是莫利·马圭尔的一员吗？”

“我一直都是。”

“你能讲述一下你在组织里了解的情况吗？“

法庭陷入不可思议的沉寂。许多人期盼的面孔上混杂着憎恶和惊恐。那位证人冷静从容地讲述了一个惊险刺激的故事——作为矿井里的普通矿工，他如何与无法无天的矿工一起，抢占一席之地，又是如何被

莫利·马圭尔的组织接纳，并参加他们的集会。他说，作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他曾出席在卡本代尔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由于瓦莱碎煤机的归属公司直言谴责组织，并迅速解雇了从属组织的矿工，因此在这次会议上，组织决定用放火的方式实施报复。杰克·伦尼被选中执行决议。而那个杰克就是法庭上的这位，他曾经郑重起誓服从组织命令。

以上就是特拉弗斯的证词大意，尽管普利德维尔的讯问犀利、严格且苛刻，但依然无损证词的效力。

此时，控方结束了讯问。杰克的案子进入了关键阶段。除非他能找到强有力的有利证据，否则几乎肯定会获罪。

普利德维尔站了起来，开始为被告辩护，先是泛泛评论了起诉书中的不公平之处，又对侦探的故事提出几项疑点。普利德维尔宣称，那些证人应该站在被告一方，证明大火烧起来之前，被告根本不在碎煤机附近，而公司零散财物中的大部分免于被烧毁，还要归功于杰克积极勇敢的行为。

“另外，”普利德维尔严肃地继续说道，“我们要向法庭和陪审团传召一位无可挑剔的证人，他会向大家证明他就在现场，并目睹大火燃起，而纵火犯并不是杰克·伦尼。”

普利德维尔坐回座位的时候，法庭里出现了一阵骚动。汤姆的心砰砰直跳，他很清楚律师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他从未觉得如此理亏丢脸、可耻屈辱，自己竟要屈服，为这样一个滔天大谎作证。

可他能做什么呢？汤姆承受的巨大压力让他感到几乎就要无法控制地哭出声来，就在这儿，就在拥挤的法庭上，自己为了失明的本尼，屈服于诱惑。汤姆已经见识了荒唐和邪恶，也体会了那些恶行带来的悲惨不幸。收买他的这笔钱在他的眼里分文不值，可他自己的过失和懦弱会帮助这个罪犯逃脱应有的惩处。

他坐在那里，费尽气力才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脸色时而通红，时而苍白，等待履行那个卑鄙的交易。

第一位被传唤的辩方证人是迈克尔·卡罗兰，也就是众人熟知的“沉默的迈克”。

他作证称，十一月十八号早上，他和杰克，还有一群罢工的人从斯克兰顿过来，和卡罗兰已出嫁的姐姐共进晚餐。他的姐姐住在村子里，就在刚过碎煤机的地方。傍晚，他们都参加了镇上的矿工集会，随后去了酒吧。那天晚上，在回他姐姐家的路上，他们才听到有人大喊“着火了”。

“那时候，”卡罗兰继续说，“杰克和我正在铁路街的十字路口，距离碎煤机大概有四分之一英里。听到喊声，我们抬头望上去，看见了火光。杰克对我说：‘迈克，碎煤机着火了。’我说：‘是啊。’我们俩一边说，一边沿着小路跑向火场。”

“我们快到火场的时候，遇见桑迪·麦卡洛克从山上下来，我和他，还有杰克，三个人去填装矿石那里把能取到的车都推了出来，之后又到住人的房子里帮忙抢救家具，尽全力抢出每件东西。”

“沉默的迈克”说得很成功。以往没人听他连续说过这么多话。他讲述的故事真挚感人，很难让人认为他是在说谎。确实，他的描述与事实出入不大，只不过省略了他和杰克先去碎煤机那里点火，匆忙返回那个十字路口，那时才听到了“着火了！”的第一声叫喊。

杰克的案子似乎有了转机。休庭用餐之后，法庭再次开庭时，桑迪·麦卡洛克出现在证人席上。

桑迪说，听到“着火了！”那声大喊时，他正要上床睡觉。他向窗外望去，发现碎煤机燃起大火，就匆忙穿好衣服，跑下山去。

“我跑下山后，”桑迪·麦卡洛克接着回答普利德维尔的问题，“听到身后有几个人，环顾四周，看见大个子杰克和沉默的迈克正沿着小路快步向碎煤机跑去。”

“那时火势正旺，杰克和我，还有迈克，把填装矿石那里的车都推下来，尽可能把住人房子里的一些东西抢救出来，又从机房里抢出一些东西，还有散放在各处的一些东西。先生，杰克干活儿的时候就好像那些都是自己的一样，就是那样。”

“那么晚了你在干什么？”控方开始盘问，向桑迪提出第一个问题。

“先生，是这样的，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在矿井工作的小伙子，那天没找到本该在斜井里的弟弟。我曾答应他，要是晚上还没找到，就一起帮他找找。所以，我一直在等他。”

“是吗，那他最后去了吗？”律师萨蒙略显讽刺地问道。

“他来了，告诉我已经找到弟弟，并带弟弟回家了，所以就不用我帮忙了。我对他说了晚安之后，就上床睡觉了，当时是夜里十一点。”

“去你家的那个小伙子是谁？”

“是汤姆·泰勒，先生。”

听到这个名字，杰克从座位上站起来，急切地看向证人，苍白的额头上现出血色。

“那个男孩儿是否从你家向碎煤机方向走？”，萨蒙问道。

“是的，先生。”

“他离开多长时间后，你听到有人喊‘着火’？”

“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个男孩儿这么短时间能走到碎煤机那里吗？”

“先生，他肯定可以。他下山时跑得飞快。”

“你认为汤姆·泰勒有可能是纵火犯吗？”

桑迪迷茫而惊讶地看了律师一会儿。

“什么？天啊，上帝保佑！你疯了吗？我从没看见过比汤姆·泰勒更好的男孩儿了！”桑迪一想到汤姆会做坏事，突然开怀大笑起来。

可是听到这些，坐在法庭后排的汤姆突然察觉到新的危机感。假如他被指控碎煤机纵火？假如杰克和卡罗兰站到证人席，发誓他们那天看见自己从起火的地方逃走，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这样说，那也不是谎话——那时他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呢？虽然知道杰克就是纵火的人，可他还要发誓帮他脱罪。更卑鄙的是，他这样做竟然是为了钱。

从这个角度看，汤姆认为自己许诺将要做的事情更加邪恶和丑陋了。而他不必说谎的苍白错觉就像一张空挂着蜘蛛网，被扫出了自己的脑海。

汤姆的心还在最后一个想法的惊惧下剧烈跳动时，听到有人叫自己——

“托马斯·泰勒！”

“我在这里，先生。”汤姆回答。

“到证人席上来。”

第五章
判决

汤姆面色苍白，浑身颤抖，走进过道，绕过陪审团席，跨进有围栏的小台子。

书记员用威严的声音引导他起誓，汤姆亲吻了《圣经》，发誓自己“说实话，全部的实话，而且只说实话。”

全部的实话！

这几个字在汤姆的脑袋里来回晃荡，他低头看向律师和陪审员，还有法庭各处数百张转向他的脸，那些面孔流露着期盼。一时间，汤姆恐惧而昏乱。

可是下一刻，恐惧就被震惊所取代。杰克·伦尼站起身来，好似突如其来的恐惧让他眼神慌乱，脸色惨白，他俯身冲律师低声耳语，大胡子都蹭到了律师的肩膀，整个法庭都能听到他嘶哑的声音，——

“你没告诉我那个小伙子是谁！他不能发誓，这不合法。我不接受，我说我不接受！”

一转眼，普利德维尔就用手按住杰克的肩膀，强迫他坐回座位。两个人低声交谈几分钟之后，杰克转过脸，不再看向证人，眼神直勾勾地坐着，大手抓着桌边，神经质的畏惧神情依旧挂在脸上。接着，普利德维尔平静地开始盘问，就好像刚才的插曲并未发生。

普利德维尔询问了汤姆的住址和工作，以及他的盲弟弟本尼在矿井

里迷路的事情。他巧妙地将故事引向汤姆对桑迪说晚安之后，下山回家的时刻。

“你靠近碎煤机的时候，在阴影里是否看到有人从你身边经过？”

“是的，”汤姆回答。

“他离你多远？”

“我不知道，也许十英尺吧。”

“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机房的角落。”

“他从哪儿出来的？”

“填装矿石的地方。”

“他离开多久之后，你发现起火了？”

“大概两三分钟。”

“你看到他的脸了吗？”

“看到了。”

“他长什么样子？请描述一下。”

“他又矮又瘦，没有胡子。”

普利德维尔指着杰克问道，——

“是这个人吗？”

“先生，不是，”汤姆回答。

普利德维尔往后靠在椅子上，转向陪审团，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法庭里的人互相点头，悄声说，“杰克是清白的。”

所有人，除了杰克·伦尼之外，都感受到汤姆证词的份量。而犯人却还是紧紧抓着桌子，目光空洞地盯着墙壁，面色苍白，几乎是在颤抖，似乎正竭力压抑情绪。

然而，汤姆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庄严的誓言：“全部的实话，全部的实话。”可他却没说出全部的实话，他的证词并不比谎言好多少。强烈的负罪感从四面八方挤压着他。脑海中似乎响起怨恨的声音：“精神上作伪证！被人收买！”

自我憎恶的折磨，在这片刻的安静里，比信仰的力量还要骇人。

接着，他被突如其来的冲动所控制——那是光明、勇敢、绝望的冲动。

汤姆走下证人席，迅速穿过桌子和椅子，一边走，一边把钱从胸前的口袋里扯出来，将那可恶的一百元钱猛掷在震惊的普利德维尔面前。随后，汤姆快速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胸口剧烈起伏，面颊通红，眼睛闪烁光芒，平息激动之情之后，他用浓重的乡音大声说，——

“现在我自由了！想怎样就怎样吧！关押我，杀了我，但我再也不会隐瞒真相，再也不会留着那些钱！”

法庭里的人震惊地站了起来。后面的人群中有人开始鼓掌。杰克·伦尼转过脸，赞赏地望向男孩儿，突然而至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他是老泰勒的儿子！”他喊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儿，他会走运的。我发誓他不会看上钱。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早

就说了！”

“谁给你这笔钱的？”略微安静之后，地方检察官问汤姆。

普利德维尔倏地站起来。

“打住！”他大喊道。“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我给你钱了吗？”

“不是，先生，”慑于普利德维尔的愤怒，汤姆答道。

“是杰克·伦尼给了你钱？”

“先生，也不是。”

普利德维尔转身面向法庭。

“如果法官大人允许，我方反对证人回答该问题。这是控方炮制的反扑把戏，意图侵害被告利益。我方要求禁止询问此类由非法证据支持的问题。”

法官转向汤姆。

“你是否知道，”他问，“这笔钱是否由被告代理人给你，或者你是否知道被告代理人明知或默许此事？”

“我并不确定，”汤姆回答。

“反对有效，”法官生硬地说。

普利德维尔扳回一分，也许今天他还能赢。但地方检察官紧追不舍。

“刚才你为什么把那笔钱给了被告律师？”他问。

普利德维尔再次提出反对，但法庭认为这个问题是对被告方证人的正常盘问，于是汤姆回答，——

“因为那不是我的钱，但他知道是谁的。”

“那是谁的钱？”

“先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谁给我的。”

“这笔钱是什么时候给你的？”

“大概上上周四，先生。”

“在哪儿给你的？”

“普利德维尔先生的办公室。”

“普利德维尔先生在场吗？”

“不在场，先生。”

“你收到多少钱？”

“一百美元，先生。”

“为什么要给你这笔钱？”

“送我那个看不见的弟弟去治眼睛。”

“我的意思是你基于什么考虑接受了这笔钱？”

汤姆还没开口，普利德维尔就向法庭提出：

“法官大人，我方认为，”他说，“此类讯问已远远偏离主题。我对

任何人以未经授权且与本案无关的行为损害我当事人利益提出抗议。”

法官转身对地方检察官说：“在你能够将被告及其代理人与这笔钱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前，法庭将不允许你就这方面进行讯问。”

普利德维尔又扳回一分。他觉得这个案子还有戏。

接着，萨蒙——控方的私人顾问，开始盘问证人。“汤姆，”他说，“辩方直接询问时，你是否说了实话？”

“是的，先生，”汤姆回答说，“但并非全部的事实。”

“那么，我想，你应该说出剩下的部分了。”

“反对，”普利德维尔打断了他，“我反对证人随意漫谈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如果顾问有问题，请他提出具体问题。”

“我们会确保证人处于适当限制之中，”法官说完，转身对汤姆说，“先生，请继续说。”

“好吧，你知道，”汤姆说，“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只不过我走到山下，看到阴影中有人经过时，我很惊讶，就停下来听了一会儿。之后，我听到装煤的地方有动静，接着，那个人，”他伸出颤抖的食指指向杰克，“就出来了，好像在自言自语。他说最后一次干这种事了，还说就是因为一旦他被抓住，也没人会觉得难过，那些人才让他来干。”

“然后，我看到他出来的地方起火了，火势越来越大。后来他转身看到了我，抓住我的肩膀说‘别说话，别出声，不然就要杀了我’之类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很害怕。然后他就把我推回小路上，说‘用最快的速度跑，不许回头看。’”

“我就跑了，没有回头，直到火势凶猛起来。之后我就和别人一起

看着大火，那个人就在那里，奋力抢救物品，然后——后来——之后就是这样。”

汤姆说完时，已经气喘吁吁。陪审员们向前探着身子，想听清楚每一个词。拥挤的旁听席里，犯人的朋友凑在一起，发出混乱嘈杂的嗡嗡声，时不时地蹦出几个愤怒或恐吓的字眼。

杰克直勾勾地盯着汤姆，好像这个男孩儿的仪态让他很着迷，他的脸上并没有失望或者生气的表情，只有那种在汤姆还钱时曾表现过一次的赞赏。

他拽了拽普利德维尔德衣袖，对他说，——

“就这样吧，伙计，就这样吧。这个孩子身上有他那去世父亲的精神，再争辩也没用。我认罪，赶紧结束吧，我愿意服刑。你觉得我得关多久？”

“在监狱呆二十年，”普利德维尔尖刻简短地回答。

杰克一下子靠在椅子上，好像被律师撞倒了一样。

“二十年！”他重复着，“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我忍不了，我活不了那么久。我不认罪了。你尽可能帮我吧。”

可是现在普利德维尔也无能为力。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知道让汤姆这样有良知的人站在证人席上是极大的冒险，但他也知道如果能按照自己的设想让汤姆叙述情况，不提负面的部分，他的当事人就会无罪释放。他对金钱信心十足，以为钱一定能够抚慰受损的良知。

他试过这种办法，可是失败了，现在除了尽力而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恢复了镇定的神态，转而问了汤姆一个问题，——

“你刚才在证人席上说的，或者那一类的事情，曾对我说过吗？”

“从来没有，”汤姆回答。

“无论以哪种方式，你是否曾对我说过你所声称的杰克·伦尼与火灾之间的联系？”

“没有，先生。”

普利德维尔证明了自己的无辜，至少从汤姆目前为止的陈述来看是这样。之后，他挥手让汤姆离开证人席，以表达自己强烈的愤怒。

汤姆回到桑迪身边的座位。而桑迪此刻还因为惊讶和钦佩而目瞪口呆，他猛地握住汤姆的手，大声说，——

“做得好，汤米，我的伙计！做得好！我为你骄傲！本尼和你母亲都会为你感到骄傲！”

汤姆双手捧着脸抽泣起来，这是他在麻烦开始之后第一次哭。但他觉得良心上的大石头被移开了，现在自己可以直视任何人的眼睛。

两三个无关紧要的证人宣誓提供反证或反证抗辩，随后作证环节结束了。

普利德维尔站起来向陪审团致辞，他觉得对他的当事人来说事情已成定局，但还是要竭力挣脱自己可能实施可疑行为的嫌疑。

他谴责汤姆还钱给他的行为是吸引注意力的把戏，出自控方的刻意安排，并要求大家特别注意自己对任何钱物都毫不知情。

他宣称汤姆所说的着火那晚遇见杰克的事情荒谬而不真实，还辩称

由于控辩双方及其他任何人在证人走上证人席之前，全都未曾听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因此，那可能只是那个孩子脑袋一热的幻想罢了。

他强有力地详论了那个所谓侦探的证词中可能存在的不实之处，仔细复述了杰克不在场证明的证据，热情讲述杰克在抢救工作中的贡献和勇敢，抨击公司对遭受不公的工人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哀叹法律拒绝给予杰克自证的权利。最后的结束语让法庭里一半人都眼含泪光。

普利德维尔德的演讲富有感染力，他自己也这么觉得。但他知道那只对自己的利益有作用，对杰克来说却是回天乏术。

萨蒙先生代表州联邦向陪审团陈词。他维护了侦探的证词，把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无需更多证据，足以给被告定罪了。

“那个勇敢高尚的男孩儿，”他说，“提供了出人意表的证词，让被告的罪行毋庸置疑。那个心地善良的男孩儿为了自己的盲弟弟而屈服于诱惑，可他敏感的良知和英勇的精神最终让他摆脱了辩方律师加诸其身的枷锁，面对言必谈发誓报复，行必施血腥暴力的恐怖组织，依然把那笔令人厌恶的钱丢在他们脚下，而他们就在这个正义的法庭上。他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维护法律，‘说实话，全部的实话，而且只说实话。’”

萨蒙以演说的方式为主题及其各种可能性铺垫，巧妙依靠逻辑及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逻辑，雄辩滔滔。最后，他的陈词结束的时候，给被告定罪几乎已是板上钉钉，而汤姆也笃定会成为一名英雄。

最后是法庭要做的事，清楚而确定地简要回顾证据，提请陪审团注意自己对州联邦及被告双方所承担的责任，指示他们在决定宣布被告有罪之前，必须排除合理怀疑。不过，如果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只需简单判定“有罪”即可。

在治安官的带领下，陪审员走出法庭，商议被告罪名是否成立，而

法庭则继续进行其他事宜。

几乎没人离开法庭，每个人都知道很快就会公布判决。他们想的没错，陪审团离开仅半小时就回来了，坐回陪审团席。

“尊敬的陪审员们，”法庭的书记员站起来说，“你们是否已做出判决？”

“是的，”陪审团主席回答，将一张纸递给法警，法警又交给书记员，书记员转而递给首席法官。

法官们依次过目，点头表示赞同，又将纸交还书记员。书记员扫视纸上的内容后，对陪审团说：——

“尊敬的陪审员们，听从你们的判决，法庭已做记录。本案中州联邦为原告，杰克·伦尼为被告，你们认为被告有罪。是否一致如此判定？”

陪审员们点了点头，书记员坐回自己的位置，杰克·伦尼的案子结束了。

结果正是众望所归，人们在喧闹和混乱中离开法庭。

治安官上前接管犯人时，杰克正低声与普利德维尔和卡罗兰交谈，于是治安官停下来等待他们结束对话。

“我不希望那个小伙子受到伤害，”杰克严肃地对卡罗兰说，“他、他的妈妈，还有他弟弟都不能受到伤害。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少，一口面包都不能少，现在，我提醒你们——我有理由这样做——谁要是给那个男孩儿下绊子，就是自食其果，我会活上一百年报复那个人！”

法庭传令员洪亮的声音响起，宣布法庭解散，直至明天早上。声音

在只剩下一半人的房间里回响，治安官对杰克说，——

“好了，杰克，我在等着你呢。”

“你不用等太长时间，我马上就跟你走，而且我也饿了。”说完杰克伸出手，迎上治安官从口袋里掏出的手铐。可由于某种原因，手铐却扣不住杰克的大手腕。

“噢！”治安官大声说，“我拿错手铐了，”他转身对副手说，“辛普森，到我的办公室，把桌子上的大手铐拿来。”

辛普森刚要走，治安官又将他叫住。

“算了吧，”他说，“没什么必要。杰克不会试图逃跑的，我说的对吧，杰克？”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右手紧握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

“伙计，你当我是傻子吗？”杰克瞥了一眼那个武器，大笑着说。接着，杰克又转身对卡罗兰和普利德维尔说，“晚安，晚安，祝你们好梦！”杰克和治安官及副手一同走出侧门时，看上去前所未有的高兴。也许那就是绝望之中的愉快吧。

卡罗兰没回应杰克那句愉快的“晚安”，他看着治安官的动作，眼神不同寻常。三个人动身离开后，他快步走出法庭，步伐之快让身后的普利德维尔惊讶不已。

外面很黑，黑透了。浓雾从河面升腾，笼罩了整座城市。路灯透过浓雾发出昏暗的光，天空飘起了细雨。汤姆和桑迪沿着街道匆匆地走向旅馆，他们要在那里吃晚餐，然后赶乘晚班车回家。

一阵喧闹声从法院方向传入他们耳中。紧接着是乱七八糟的脚步声、高声叫喊声、匆忙的呼喊声，还有两声枪响。一个气喘吁吁的大个

子推开他们跑了出去，消失在黑暗和浓雾中。很快，激动的人群向他们跑来。

“出了什么事？”桑迪问。

后面有个人回答，——

“杰克·伦尼逃跑了！”

第六章
塌方

没错。卡罗兰眼神锐利，注意到那正是杰克逃跑的好时机，他脑子一转，计上心头，决定立刻下手营救。他叫来了几个能马上过来的家伙，在法院广场的某个隐蔽角落发动突然袭击。警长和副手趴在地上，犯人则趁机逃进雾茫茫的昏暗街道，耳边就擦过一颗警察射出的子弹；这时，来救他的那伙人也与惊诧万分的警察交起火来。

从此之后，卢泽恩县的治安官再也没有见过杰克·伦尼；他再也没被捉到，更别说判刑了。

那天晚上飘起了毛毛细雨，汤姆从火车站走回家中，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的确，他曾经紧张不安，既兴奋又疲倦，不过如今卸下责任的轻松感即便迟到了一些，却依然让他的心情无比平静，脚步也轻快起来。

汤姆回到家，问候了大家之后，这个小家庭的三个成员就围坐在炉火旁，彼此问长问短，互诉衷肠。汤姆向他们敞开了心扉，母亲和本尼则默默倾听，不时落泪。汤姆说了碎煤机机房起火那天夜里的事，讲了威尔克斯巴的诱惑和堕落，讲了他内心的困惑和强烈的痛苦，他还说了庭审时戏剧性的意外还有自己是如何摆脱被收买的命运。

讲完这一切，他那可怜的盲弟弟——正是为了他，汤姆才踏入罪恶的深渊并受到了惩罚——又哭又笑，大声说他从没像现在这样为汤姆感到骄傲，也从没有像此刻一样深爱他；亲爱的妈妈把她的大儿子抱在膝

头，好像他还是曾经的那个小家伙，母亲把他抱在胸前，摇晃着他，直到他安然入睡。她的眼泪不时落进儿子卷曲的头发里，那并不是悲伤，而是一个母亲深深的喜悦。

十二月，罢工结束之前一切都还平静。关于矿工和管理者就要妥协的传言流传了一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要求所有人都到矿井去，准备第二天早上开工。

对于很多贫穷的家庭来说，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在他们眼里，休假总是伴随着穷苦。对主要靠汤姆和本尼的劳动维持生计的小家来说，这消息尤其令人欣喜。

第二天一早，星星还没消失在东方的天际，男孩子们就来到了矿井的入口。他们爬进第一趟矿车，沿着斜坡，伴随着呼啸的回响进入沉寂多时的矿道。

骡子前一天就被拉了过来，汤姆吹着口哨跑进矿上的马厩，为他最喜爱的比利解开缰绳，让它照常干活去。没多久，又来了六七个开矿车的男孩儿，他们大声叫喊说笑，恐怕就连山上的野兽也得惊奇地竖起长耳朵。

“全都上车！”汤姆一边大叫，一边用追踪钩把第一趟出发的矿车连接起来。“直达西部！直达芝加哥！”

“前方有奖!下趟车减价，没有搬运工！”一个小家伙尖声喊着，把骡子收拾好，准备下一趟出发。

调皮大王帕齐·唐纳利说：“我要把火拨旺点儿，给你们来点儿蒸汽。”他使劲地捅了捅比利的肋部，那畜生冲着车头尥起蹶子，好像在跳舞，踢踢踏踏地盖过了别的声音。

“吁，比利！”汤姆边叫边帮本尼爬进后面的车斗里。“吁，现在！

抓紧，驾！”汤姆说着，又在比利耳边甩起长皮鞭，然后爬进前面的车里。“驾！驾！哇呜！”

汤姆和本尼出发了，他们时而模仿铃声，时而模仿汽笛声，还有机车发动机吃力的呼哧声，幽长的矿道焕发出勃勃生机。叫声没法儿从狭窄幽闭的矿道里扩散出去，伴随着回音又回到他们的耳中。

啊，那天早上他们真开心！就算一个被瞎眼的忧伤折磨，就算两个都不得不为了每天买口粮的那点儿微薄收入，在肮脏的矿井深处从早到晚做苦力，他们还是快乐；他们快乐，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坦率，他们清清白白，他们对命运别无所求。

汤姆多么快乐啊，他摆脱了良心的谴责，只觉得无比快乐，世上再没什么能比问心无愧更让人快乐了，他不再愁眉苦脸，不再战战兢兢。

其实有时候，他也会突如其来地感到恐惧，害怕落入杰克的手里，害怕被报复。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恐惧的阴影逐渐消退，年轻人的乐观将他从危险消沉的思绪中拽了出来。

那天早上，比利也精神抖擞，拉着车在矿道里飞快地奔跑，敏捷地转过急弯，小锡灯里黄色的火焰都被它带起的风吹得只剩下蓝色的小火苗。最后，比利在入口的大门前停下脚步，本尼下了车，他要在那儿孤独地坐上一整天，开门关门。

上午，汤姆三次走下斜坡，满载矿石，经过本尼看管的门；又伴着小灯的灯光三次返回。第三次，汤姆停下来，拿出妈妈为他们准备的午餐，和弟弟一起坐在长凳上吃饭，午餐很普通，可他们吃得心满意足。

汤姆依然轻松快活，可是从早上开始，一看到本尼，他的心里就飘过一丝黯淡的阴影。本尼要一直坐在那里几个小时，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己，只有偶尔经过的矿车才能打破压抑的沉寂，这种孤独足以让最乐观

的人变得阴郁。

可是压在本尼心头的想法更多，他在吃饭的时候告诉汤姆，每当周围一片寂静，矿道和风井里没有矿车，也没有声音打破沉寂的时候，他就会听到自己身下的某个地方，矿井在“活动”。本尼说，独自呆在一片孤寂中，感觉那个声音持续了一上午，让他既紧张又害怕。

“我差不多什么都能忍受”，他说，“就怕塌方。”

汤姆说：“我们现在就听一会儿看看。”

于是两个男孩儿沉默了一会儿，没错，黑暗之中，他们听到了时不时响起的咔嚓声，就像脚踩在干枯的树枝上发出的声音。这种被矿工们称为“活动”的声音一直在持续。留下来支撑大岩石的矿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几乎难以为继，那里响起的噼里啪啦声和凸起处不时掉落的小煤块就是柱子在重压之下逐渐弯曲的征兆。

对于常常下井的人来说，柱子发出声音明显就是塌方的预兆。补救的办法是在洞顶下面支上木柱，以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否则早晚会出现那个时刻——变形的柱子突然折断，上面的一切都塌落下来，填满作业延伸区域的通路和硐室，塞住矿道，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疏通。

汤姆和本尼跟矿井打了太久交道，对这些已经有点儿麻木；可是他们同样知道，“活动”多半还要持续好几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但实际上塌方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天下午，汤姆把这事儿告诉了工头。工头进来检查了一番，说他觉得危险不会马上发生，他会下令第二天在那个地方加些支撑。

把工头的话告诉本尼之后，汤姆说：“吉米·特拉维斯说他进来的时候，看到老鼠都往外面跑。”

“没多少时间了，”本尼答道，“马上就要塌方了。”

本尼只不过说出了所有矿工都相信的事：老鼠会从快要塌方的矿井里跑出去。船员们对于要沉没的船也持有同样的说法。

“老鼠跑出去的时候，”本尼又说，“人们也该盘算着出去了。”

不知怎么地，这个孩子似乎预感到了灾难。

下午的时间流逝得非常慢，本尼听到汤姆最后一次驾车从风井里轰隆隆地出来时，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把饭盒给我，本尼！”汤姆叫道，此时大门在最后一辆矿车后闭合。“从后面上来——哇哦，比利！”骡子小跑着转过拐角，进了矿道。

“上来，本尼，快点儿！把手给我；我们得把它追回来。”

可是男孩儿的话音未落，一股气流袭来，就像一阵强风，接着下一刻就响起炸雷声，矿井的地基突然垮塌，两个孩子无助地被甩向本尼身后那道关上的门。

塌方了。

一阵隆隆的回响过后，可怕的咆哮声渐渐减弱，最终，一切归于平静。

“本尼！”

是汤姆在说话。

“本尼！”

他的呼喊有些无力。

“本尼！”

汤姆最终喊了出来，他的声音里多了恐惧。

他爬起来，倚着支离破碎的门框，感到一阵眩晕无力。他的身体被擦伤了，还在流血，可是他完全没有察觉；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本尼——本尼没有回答他的呼喊，本尼可能已经死了。

四周一片黑暗，但汤姆的口袋里还有火柴。汤姆取出一支火柴，站起来，好一阵儿都在迟疑地颤抖，害怕光亮可能揭示出的残酷现实。然后，他擦亮火柴，看到帽子就在脚下，矿灯还在帽子上。

他打开灯，向远处望去。

本尼就在入口的另一边，被半埋在大门的碎块里，侧身躺着，毫无声息。汤姆弯下腰，照亮本尼的脸。此时，眼盲的孩子睁开了眼睛，一边唉声叹气，一边挪动双手，试着站起来。

“汤姆！”

本尼轻轻地说。

“是我，本尼，我在这儿；你受伤了？”

“没有，是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汤姆？”

“我想是塌方了。你能站起来吗？来，我来帮你。”

本尼站起身来。他没受多大伤。孩子们一被甩过去，大门就倒塌了，减轻了撞击造成的伤害。不过两个小伙子还是被划伤了，还有些严重的擦伤。

“你有灯吗，汤姆？”

“有，我刚找到；来吧，我们回家。”

汤姆抓起本尼的手，转身向外走去；可他绕过柱子，才往矿道里迈了一步，脸就碰上了一堵坚固的石墙。那些岩石把通道堵得严丝合缝，就像放下的窗帘，瞬间遮盖了一切，骡子、矿车……只剩下一道让人无法通行的障碍物，堵住了男孩们试图从这个方向前进的通路。

“这条路出不去，”汤姆说；“我们得爬风井出去。”

他们退回去，走进风井，可又遇到了相似的路障。

接着，他们爬进风井另一侧的低矮硐室，汤姆向每个入口都闪了闪灯光，却发现那些地方都被塌方时掉落的顶层岩石封住。

“我们得回到矿道，”汤姆最终说道，“往下穿过老硐室，从那边爬到外边的斜坡。”

可是他的声音沉闷无力，脑海里浮现出的可怕情景让他的恐惧不断蔓延。汤姆知道，塌方很有可能波及矿井西墙的老硐室，那样他们就会被封在里面，没有逃出去的希望，或者说没有获救的希望；如果这是他们的命运，那么塌方的时候，像比利和矿车一样，被落下的石头砸中，可能要好得多。

两个男孩儿手拉着手回到矿道，爬进矮墙下的第一个缺口，经过一条挖掘位置较低的矿道，经过封住部分入口的那堆“废石”，爬进多年前就被采空的几个硐室。

他们打开一部分入口，沿着斜坡的方向走，终于，还是出现了汤姆害怕的场景：通向下面硐室的矿道里，斜着过去的一边全是破碎的煤块和石头。

不过也许碎块并没有落到矿道里，也许矿道本身仍然畅通！

这是现在仅存的希望了。汤姆更紧地抓住本尼的手，疾步往前走，几乎是小跑着，他们跑过又长又宽的硐室，穿过通气道，进入矿道。

他们刚沿着矿道跑了100多码，一堵残酷骇人、凹凸不平的石墙就堵在面前，标志着这里已经成为最悲惨的监狱，关押着绝望的人们。

眼见如此，汤姆停下脚步，本尼问：“我们到了吗，汤姆？”

汤姆答道：“到了，本尼，”然后就瘫坐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虚脱感瞬间袭来。他拉着什么都看不见的弟弟坐在自己旁边。

“我们被关在里面了，本尼，”他说。“我们出不去了，除非他们挖开一条路，找到我们，那时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

本尼颤抖着贴近汤姆，不过就算惊恐不已，他还是想说些安慰的话语，想到罢工那段时间里他的寂寞孤独，他低声说：“好吧，可能没有那么糟糕，汤姆。如果我们两个只有一个被关在这里，那才糟糕呢。”

“想到妈妈，我倒希望我们中只有一个在这里，”汤姆回答说，“我希望这里只有我自己。妈妈不能承受失去我们两个，就像现在这样。”

对于他们自身的不幸，这些孩子不曾流下一滴眼泪；可是提到母亲，他们两个都开始哭泣。此后好几分钟，冷清的矿道里只有他们哽咽啜泣的声音。

汤姆首先回过神来。

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他知道哭泣只是浪费力气。他知道越努力提高身体耐力并保持勇气和魄力，活下来等到救援人员找到他们的希望就越大。除此之外，作为两人中更年长、更强壮的那个，就算为了本尼，他也应该勇敢和乐观。于是他擦干眼泪，克制住恐惧，开始安慰本尼；此时，他自己的心也变得强壮起来，他觉得不管最后会发生什么，自己

都能够坚持到那一刻。

“上帝能看到井下的我们，就像他能看到阳光里的我们一样，”他对本尼说，“他在上面如何待我们，在下面也是一样，还有那些不想让我们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已经着手挖矿，要救我们出去了；我不怀疑——一丝一毫都不怀疑——他们正在准备救我们出去。”

片刻之后，汤姆最后说，他要沿着塌方的位置往上走，穿过老硐室，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开口能让他们逃出去。

于是他再次拉起本尼的手，牵着他慢慢走过废弃的作业区，进进出出，到塌方后暴露出来的每个地点，然而每次他所发现的只有一大堆松动的碎石。

但也不是每次！有一次，汤姆向一处被封住的入口亮了下灯光，发现落石顶部和洞顶之间有一处狭小的空间，于是他松开了本尼的手，费劲地爬了上去，发现可以从一条小通道爬进下一个硐室。

他从那里轻易地穿过一处没被封住的入口，进入第二个硐室，往前不远处，他又发现了一处入口。汤姆的心中燃起希望的光亮，他匍匐着爬过光滑的落石斜面，经过一个又一个硐室，距离斜坡越来越近，距离自由越来越近，距离确定无疑的幸福生活越来越近。然后，突然，就在希望重新燃起的时候，汤姆来到一个地方，他仔细地检查了那里所有的角落，也没发现一处能让他的小身体钻出去的开口。尽管已经下定决心要勇敢，汤姆还是很难过。他钻进塌方中，顺着尚能自由通行的通道，从湿滑的岩石上爬回本尼站着等他的地方。

“我什么也没发现，”汤姆说，尽可能地让声音保持坚强。

“来，我们继续找。”他拉着本尼的手，继续前进。但是，转进下个硐室的入口时，他惊喜地看到远处出现另外一片灯光。眼盲的孩子耳朵

灵，本尼也听到了脚步声。

“有人来了，汤姆，”本尼说。

“我看见光了，”汤姆回答，“可是不知道是谁。我运矿石下去的时候，新硐室里没有人。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

两个男孩儿静静地站着；奇怪的灯光越来越近，灯光出现在汤姆眼前的时候，他震惊地看到了杰克·伦尼那张胡子拉碴的大脸。

第七章
死亡的阴影

“哎呀，小伙子们！”杰克大叫，“小伙子们！”然后，他用灯光闪着孩子们的脸，“怎么，汤姆，是你吗？你和你的盲兄弟？啊！你们真倒霉，孩子们，真倒霉——你们家里的老妈妈可更倒霉。”

汤姆刚认出杰克的时候，又惊又怕，说不出话来。他突然想到这里只有他和本尼，全都在这个巨汉的控制下，而自己曾经剥夺了这个人的自由；想到这些，他便全然没了勇气。可当汤姆听到友善的语气和同情的话语时，他的恐惧消退了，他准备和这个罪犯友好相处，成为患难之交。

“汤姆，”本尼低声说，“我认得这个声音。罢工那天，他和我说过话，特别和善。”

“我记得你们，小伙子们，”杰克说。“我真记得你们。”然后，他转向汤姆，“你们也赶上塌方了，找到出口没有？”

“没有。”汤姆说出了相遇后第一句话，“没有能逃出去的地方。”

“上面也逃不出去，”杰克应声说。“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等着。坐下吧，小伙子们，和我说说你们怎么被困在这里的。”

三个人坐在一条长石头上，汤姆三言两语说了说他和本尼如何被困在井下。之后，杰克和孩子们讲起他的故事，说他如何从治安官手里逃走，伙伴们又是如何偷偷地把他带进废弃的作业区，给他送饭，准备到时候乔装一番就能安全出去，坐船去欧洲。他正等着的时候，就听见巨

响。

“现在你们必须耐心等待，”他说，“用不了多久，他们很快就会进来找你们。矿工们都有力气，能吃苦，你们会听见他们在远处的矿道里敲敲打打，没准儿就在明天。”

“现在是晚上了吗？”本尼问道。

“肯定是，小伙子们。我没表，可肯定到傍晚了。”

“但是，”汤姆插嘴说，他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如果他们发现你在这儿，你就得回去坐牢了。”

“我想过了，”杰克说，“我想过了，我也决定了，我回监狱服刑好了。我活该。逍遥法外，满世界漂泊，我也不得安宁。也许我能活到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还能过得更好。我可不会再躲躲藏藏了，我做不到！”

距离塌方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刺耳的嘎吱声，接着又是沉闷的轰隆声，洞顶上松散的一块石头掉了下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杰克都在和孩子们交谈，尽可能避免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被困井下的境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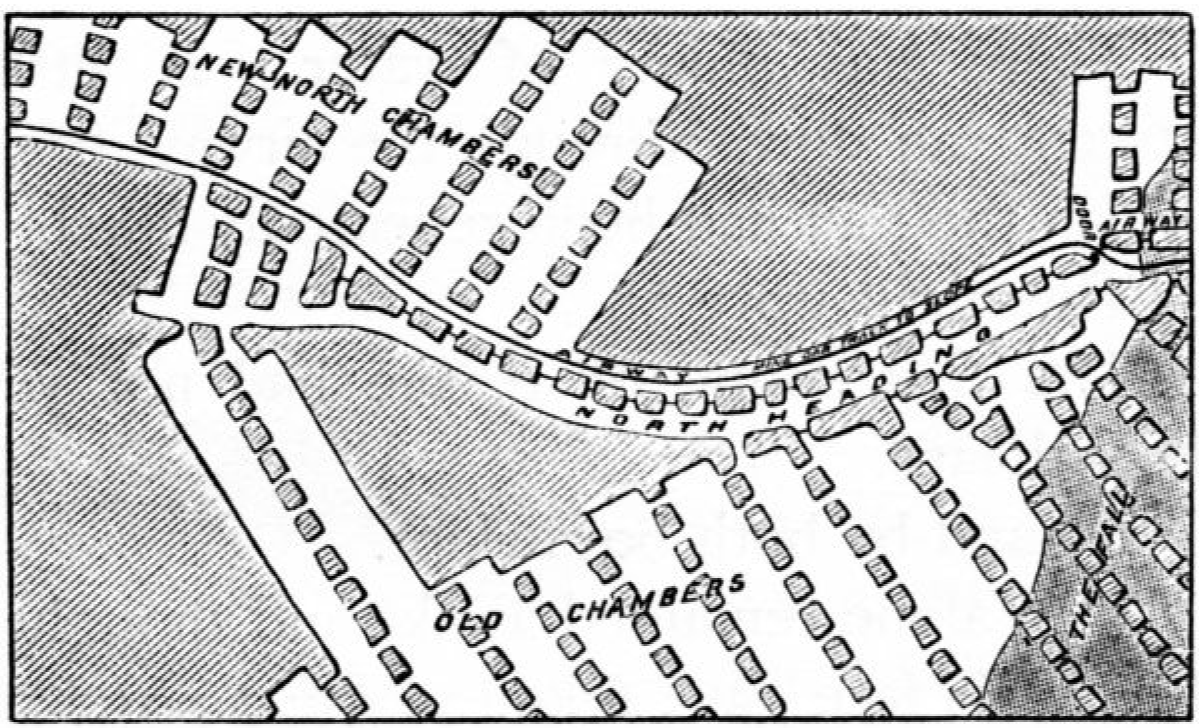
快到半夜的时候，本尼说他饿了，于是杰克回到他之前待着的老硐室，没一会儿就带回一篮食物，还有两三条粗糙的毯子。然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本尼之前看门的地方，汤姆的灯油落在那儿，而他们的灯也需要添油了。那地方也似乎更像个家，另外，那里也是营救人员最可能挖进来的地点。

杰克的篮子里没装满食物，不过他想，精打细算应该也能熬过明天。杰克自己什么也没吃，孩子们吃得也不多。

饭后，他们用坏了的大门木板做了个小平台，铺上毯子，说服本尼躺在上面睡一觉。他看起来既虚弱又紧张。不过小家伙实在难以安睡，只是不时地睡上一会儿。其实，汤姆和杰克也是如此，他们一个躺在长凳上，另一个坐在矿井的地上，斜靠着一根矿柱。

似乎是早晨的时候，他们都醒了，在周围走了走。孩子们又吃了一点儿篮子里的食物，杰克却一下也没碰，他说自己不饿，然后就走进新硐室摸索了一番。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坐下，开始讲他在故乡的童年生活，中间夹杂着不可思议的传说和新奇的探险故事。就这样，几个小时下来，孩子们都很愉快。



时间一定是下午了，汤姆开始在矿道里来回走着。有时候，杰克会和他一起走，不过更多时候，他还是继续和本尼说话。本尼看起来依然虚弱，好像生了病，后来又躺回毯子上，睡了过去。

小灯的火光昏暗，虽然加了油，换了灯芯，可是火光还是很微弱。

杰克清楚地知道这是个麻烦。新硐室上面的空间充满了致命的二氧化碳，而且已经泄露到这处封闭空间，相对于呼吸和燃烧产生的气体数量来说，那泄漏的速度快得可怕。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孩子们又不知道，告诉他们也无济于事。

本尼在睡梦中不时呻吟，醒过来就开始哭泣。他说自己做了噩梦。

杰克觉得现在一定是他们被关在这里的第二天晚上了。

他从篮子里拿出所有食物，平均分成三份。他想，在还没开始真正忍饥挨饿之前，还是吃点东西好，那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坚持到最后。

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那份放回篮子。

“我现在没胃口，”他说，“说不定等会儿吃更好。”

水还有很多。一条细流从风井那里流下来，不停地灌入饭盒。

夜晚的时光一点点流逝。

救援的声音还是没有出现。

稍后，两个孩子睡着了。

杰克独自醒着，他在沉思，脸上浮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打开篮子，面露饥色，眼巴巴地看着剩下的那份食物。可是随即，他重新将盖子放好，果断地把篮子放回岩脊上。

“不！不行！”他喃喃地说。“我决不能从汤姆·泰勒的孩子们嘴里抢吃的。”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动不动，双手托着下巴，眼神落在熟睡的小伙子们身上。然后，他直起腰来，脸上现出慷慨之色。

“就得这么做！”他说，声音很大。“这对我们都好。”

他的声音吵醒了汤姆。汤姆已经睡了几个小时，起来之后就在矿道里来来回回地走，单调而枯燥。

过了一会儿，杰克向汤姆做了个手势，叫他过来坐在旁边的长凳上。

“我有话对你说，”说话时，他迅速地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孩子，“去风井那边一些。”

两个人走了一小段路，进入风井，坐在轨道边一截破碎的矿柱上。

“汤姆，”杰克沉默片刻之后接着说：“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塌方之后将近两天了，到现在还没什么营救的迹象。他们一定也在找我们，可是没准儿还得很长时间才能到这里。我们三个不可能都活那么久，但愿你们两个能活下去。我一开始就这么想，所以才不吃东西。”

“我们都吃了！”汤姆插嘴道。“你不能这样。我们三个应该都一样——也许，本尼除外。他没那么强壮，应该受点儿照顾。”

“是的，汤姆，弱者优先。正因为这样，我才把机会留给你们两个。除了这个，不管怎么说，与你和本尼比起来，我的命不值得救。你们两个把篮子的食物分了。虽然不多，不过也够你们挺到没有空气的时候了。空气越来越少。你注意灯了吗？为什么它燃烧得这么微弱？食物可以让本尼在现在这样的空气里坚持更长时间，这段时间得有力气。”

“我想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吃，”汤姆又插了句话。“你不能因为我们放弃机会。”

杰克没理会他的抗议，接着说道：

“不过我还有些关于矿井的事情要说，汤姆，告诉你我会觉得舒服一些，也能更安心地完成之后的事。我要说的是关于你们的父亲，小伙子，是关于汤姆·泰勒的事情，关于他是怎么死的。你们一定会怪我吧，汤姆？不是洞顶落下的煤块害死他的——是我！汤姆！小伙子！汤姆！耐心点儿！坐下来，容我说完，用不了太长时间。”

男孩儿站了起来，惊恐地盯着眼前这个男人。杰克也站起来，迫不及待地说：

“汤姆，我不是有意的。我和你父亲是最好的朋友，我是他的工友。我们在卡本代尔矿井有一个硐室。可是有一天我们争吵起来，先不说为什么，反正我们在硐室里吵，说了些粗话，那时候我们中的一个先动了手。”

“于是我们就打起来了，打做一团，把灯都打飞了，四周一片漆黑。噢，可怕！太可怕了！我们都摔在矿井的地上，狠狠地撞向残破的柱子，像疯子一样拼命打斗。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感觉他松开了我的胳膊，倒在我的脚边，一动不动。”

“我摸索着点亮了灯，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我是个胆小鬼。我害怕说出我们在打架；我害怕别人说是我杀了他。所以我把洞顶弄下来一些，看起来就像是上面的煤块砸死了他。没人怀疑到我头上，可是我也没法儿在那儿待下去了。我东游西荡，酗酒，干坏事儿，最后我回来了，加入了莫利·马圭尔那伙人。他和我一样是个苏格兰人，我为他们卖命，我干的那些事都不该让我活到现在说出这些，但是我受够了。噢，小伙子，我受够了！”

“多少个晚上，我都在做梦，梦里一直在黑暗中打架，我觉得身体掉了下去，不受控制地掉下去。哦，太可怕，真是太可怕了！”

杰克又瘫坐下来，把脸埋在双手里。这个男人的内心显然很痛苦，汤姆心软了。他坐在杰克身边，把手放在杰克的膝头作为安慰。

“我不怪你，”汤姆说完，又重复了一次，“我不怪你了。”

过了一会儿，杰克抬起头来，“我相信你，小伙子，”他说，“不知怎么地，说出来我觉得好多了。可是你必须把这些告诉你妈妈，汤姆，我有理由这么做。我这儿有些钱，是这么多年存下来的，现在身边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给。我想你母亲应该收下，但如果她知道了也可能不会要。”

杰克一边说，一边从里面的衣兜里拿出一个外面包着布的折叠小包，把它递给汤姆。

“这大概是1000美元，”杰克接着说，“我希望，我希望一部分钱用来给这个瞎了的小伙子治病，如果他能活着出去的话。我告诉过他，总有一天，他会看见的，如果有钱就能让他看见——我想遵守我的诺言。”

汤姆拿着小包，十分吃惊，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塌方的区域又传来刺耳的落石声，之后的一段时间，再没有任何声音。

过了一会儿，杰克说：“把钱放好，他们找到你们时，钱得在身上，不管你们——不管你们能不能出去。”

然后杰克又站了起来。

“你该不会是要离开我们吧？”汤姆问。

“是的，小伙子，我必须走。这条路伴随着饥饿，饥饿有时候会让

一个人疯狂，让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我走了，你们也用不着害怕我了。汤姆，”突然，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男孩儿，“不要走进新硐室，汤姆，答应我！”

汤姆答应了，杰克又说，“希望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再见，坚持下去，那对你们两个来说很重要，坚持，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接着他松开汤姆的手，捡起自己的灯，脸上浮现出微笑。杰克转身走了，走下风井，走出本尼躺着的入口。本尼依然还在熟睡；他停下脚步，低下头温柔地看着本尼，就像是一生中最后一次看着自己深爱的人。

他俯下身子，浓密的胡子贴着前胸，他用嘴唇轻触孩子前额上乱糟糟的头发，随后就拖着虚弱的身体，蹒跚走出矿道，身后映出命运的阴影。他走进新硐室，那里面充满了致命的毒气，灯光微弱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这之后，无论杰克·伦尼是死是活，汤姆和他的盲弟弟再也没有见过他。

汤姆回到他们待的地方，本尼醒了。

“我做了个美梦，汤姆，”他说，“我想那是夏天的清晨，我躺在家里的小床上，听见鸟儿在外边的白杨树上唱歌，妈妈走到床边亲吻我。我记得，突然之间，我就能看见了。哦，汤姆，太美妙了！我能看见妈妈站在那儿，我能看见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我跳起来向外看，那就像，就像是天堂一样。”

停顿了一下，本尼又说，“汤姆，如果我现在死了，进了天堂会怎么样？会和我刚才梦见的一样吗？”

“我想会吧，”汤姆回答，“可是你不会死，我们会出去，我们两个都会出去。”

可是本尼仍然在想天堂的样子。

“我不在乎，汤姆。只要妈妈能和我在一起，我愿意死。”

汤姆又一次说起获救的可能，他用最真挚、最乐观的语气说了好长时间，以此激励自己和本尼的心灵，重新点亮希望。

没多久，难耐的饥饿感迫使他们不得不拿起剩下的食物。汤姆解释说杰克已经走了，他要自己待一会儿，让兄弟俩把篮子里的食物吃掉。本尼对此倒没生出什么疑心。他们吃掉了剩下的食物。

之后很久，兄弟俩一直安静地等着，寻找营救的声音，最后，两个孩子又躺下睡着了。

时间悄无声息地走过，周围只有睡着的孩子们沉重的呼吸声。汤姆醒了过来，全身刺痛，四肢虚弱，脑袋昏昏沉沉的，而本尼还在睡。

“他还是睡着好，”汤姆自言自语，“时间也会过得快一些。”

没多久，本尼还是醒了，说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头很痛。

不过，本尼很快又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本尼突然惊醒，要了些水喝。之后，尽管困得难受，他也只能不时地睡上一会儿，中间还不停地抱怨着头疼。

汤姆照顾着他，安慰他，反而顾不得自己的痛苦了。汤姆睡了一会儿，醒来就竖起耳朵搜寻营救的声音。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小灯的火焰微弱得只剩下一丁点，黑暗中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有毒气体。

这次沉寂的时间更长久，安静得出乎寻常，直到本尼小声呼唤汤姆，

“汤姆？”

“怎么了，本尼？”

“杰克去哪儿了？”

“他去新硐室了。”

“走了多久了？”

“哦，我猜有一两天了吧。”

“听，汤姆，是他的声音吗？”

“我什么也没听到啊，本尼。”

“听！敲打声，敲打，你没听见？”

可是汤姆的心跳得很快，无法听见那些更细微的声音。

“再没动静了，”本尼说。

两个孩子都清醒了，开始仔细听着，没一会儿，本尼又说：“又有了。你能听见吗，汤姆？”

这次汤姆也听见了轻微的敲击声，就像是一英里之外传来的。

地上正好有根他们从新硐室带来的小铁棍。汤姆拿起铁棍，冲进矿道，朝墙上砸了六次，随后就精疲力竭地扔掉了棍子。他躺在棍子旁继续倾听。

很难说那些人能不能听见他的击打声，可是只要他有了力气，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动作。可是那微弱的敲击声还是时不时地停下来，过了很长时间，传来了几声几乎听不到的砰砰声。

汤姆爬回本尼身边，尽可能兴高采烈地告诉本尼这个消息，于是他们躺下来仔细聆听。

可是盲眼男孩儿已经四肢麻木，脑袋沉重，疼痛不堪，说话开始含混不清，意识也时而模糊混沌。有一次，本尼忽地坐起来，大声喊着屋顶塌落在自己身上。

几个小时过去了。塌落的回响声中，出现了锄头和铁棍的声音，绝不会有错。

汤姆在墙上敲了很多次，确定已经被人听到了，因为可以听到明显的回敲声音。

可是他们还得好久才能过来，好久！然而汤姆心怀希望，与压迫着他的困倦抗争，并且尽力照看着本尼。

眼盲的孩子已然无法照顾自己，也听不到营救的声音。他半转着身子。

“是的，妈妈，”本尼含糊不清地说，“是的，我看见了。真美！”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哦，妈妈，多美啊，多美，看起来真美！”

啪，啪，砰，营救的声音从岩石和煤块之间传来。

啪，啪，砰，但是，噢，时间多么慢啊，毒气在弥漫，饥饿的利齿在咬噬，小灯的火光微弱无力，生与死之间仅有一线之隔！

本尼失去了意识，头脑迟钝，舌头僵硬。

啪！啪！声音越来越响了，他们就在附近，能听见人的说话声了；砰！砰！监狱的墙壁在重击下摇晃。可是四周已经一片黑暗，又过了几个小时，眼盲的男孩儿躺在粗糙不平的石头上，死神静静地飘浮在他的

上方，随时准备扇动翅膀，将他带走。

“噢，上帝！”汤姆祈祷，“哦，亲爱的上帝，让本尼撑到救援到来的时刻吧！”

第八章
走出黑暗

十二月的那个早晨，泰勒寡妇心情愉快地吻别了两个孩子，目送他们渐渐消失在黑暗中。他们走后，她一边唱歌一边做家务。一个人的时候她很少唱歌，不过这首讲述妈妈和儿子的小曲子非常动听，除了这首歌，似乎没别的能配得上这快乐的冬日清晨了。

她的儿子可都是心地高尚、聪明勇敢的孩子！他们是她的心肝儿，是她的命，是她谋求生计的动力。在那可怕的一天，她发现自己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站在陌生的土地上，周围都是陌生人。她急切地询问丈夫的消息，却被告知他猝然身故，而且已经下葬。

不过，就像她辛苦工作所指望的那样，儿子们长大了，越来越高，越来越懂事，的确让她倍感欣慰。唯一让她热切盼望的就是盲眼的儿子能得到好的治疗，可以重见光明。也许还要好多年才能存够钱，可是他们每劳作一天，等待的日子就会少一天。因此听到重新开工的消息之后，她的欣喜不亚于那些孩子。

就十二月来说，那天晴朗温暖，她想着未来，天气真好啊。可是，孩子们不在，她还是觉得孤独。他们连续好几个星期都整天在外劳作。离太阳下山还有好一段时间，她已经开始盼望他们归来。

她早早地做好晚饭，将几道难得的美味摆在桌上，庆祝开工的第一天。周围事物的轮廓逐渐模糊不清，黑暗降临了，她坐在窗边，看着星星出现在天空，等候她的孩子们。

四周突然摇晃起来，房子轻微晃动，窗户吱嘎作响，橱柜里的一个盘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寡妇泰勒站起来，呆立一会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接着，她打开小屋的门向外望去。

其他女人都站在自家门边，男人们从她眼前急匆匆地奔进黑暗。

“怎么回事？”她冲一个邻居喊道。

“塌方了，”有人回答，“肯定是塌方。”

“哪儿塌了？”她问，可怕的恐惧感笼罩着她。

“还不知道，可能是德莱顿山坡。他们都往那边去了。”寡妇退回屋内，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回不过神来。不过只过了一小会儿，她就重新燃起希望。就算发生了塌方，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她的孩子没在矿井里。没错，他们这会儿该回到家了。

她等待着，没一会儿，又焦虑地犹疑起来。接着，她用围巾裹住头和肩，走进夜幕中。

她非常清楚孩子们下工的路线，决定往前迎着他们走走。很多人匆匆赶向山坡，只有一个人从那边奔跑过来找医生，没有时间和她说话。

泰勒寡妇越来越焦虑，步子也越来越快，可是还是不够快。人们从她身旁快速走过，她只能一路小跑，追着人群。

最后，她终于就要走完从小屋到矿井的一英里。她走上山坡，看到坡口闪烁着很多灯光。人越聚越多，有的女人从她后面挤过去，哭泣哀号。

她爬上山丘，穿过人群，看到坡口附近拉起一条粗绳，把往里挤的

人们隔绝在外。她双手揪住绳子，站在那里，等待着，观望着。

她站的地方能够看见矿井的开口，也能看到从里面出来的人。

人们把几辆矿车从坡上的房子拉到入口，十几个拿着锄头和铁棍的男人上了车，飞速消失在黑暗之中。他们是去救援的。

寡妇看到桑迪·麦卡洛克正穿过前面的空地走过来，于是便朝着他大声呼喊："桑迪！"

桑迪立刻停下脚步，随即听出了她的声音。他走过来，把手放在她手上，在她还没开口时就问道："你在找那俩小伙子吧。他们还没出来。"

"桑迪，他们安全吗？"

"我们也不知道。塌方之前，很多人都在那里。有些人被困在里面了，可能有的已经被砸死了。"

一辆矿车出井了，一具尸体被抬了出来，放在简陋的担架上被运走。

桑迪显得局促不安，眼神在那可怕的场景和女人的眼睛之间游移不定。可是她只看了一眼。那是个男人，而她找的不是男人，是男孩儿。

"他们正在努力营救，"桑迪接着说，"他们正努力寻找他们，就像猛虎一样。我们希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寻找和祈祷。"

桑迪匆匆离开了，而她依然站在那儿，看着那些从黑暗中出来的矿车。矿车出来的间隔变长了，每次都装载着可怕的噩耗而来。每当有人认出了死者，就会听到伤心的妻子和母亲尖厉地哭喊。可是他们带出来的都是男人，不是男孩儿。

过了一会儿，一群精疲力竭的工人上来了，别的人代替他们下去。那些人则被急切询问的人们围住，不过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营救的工作一直在持续，仅此而已。

不久之后，桑迪回来了。

“他们应该不在这儿，泰勒夫人，”他说，“发现了小伙子，就会有人告诉你。我会亲自带他们过去。他们好像在塌方处的背面，得花些时间才能找到他们，可能得整晚，可能更久。等我们发现他们，就会马上告诉你。”

“噢，桑迪！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不能帮他们想想办法？”

“我们会想办法的，”桑迪说。

然后，桑迪就陪着她一起往家走，一路照顾着她，直到转过弯，看到小屋窗户的灯光。他叮嘱她别放弃希望，要坚强，就离开了，匆匆赶回去帮忙营救。

塌方的外围和开口都被搜寻过了。所有的失踪者都有了着落——一些人活着，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还不如死了——所有人都找到了，就是没见着汤姆·泰勒和他的盲弟弟。

大家都知道他俩的工作范围是北面新矿道的斜坡，如今所有营救人员都向着这条通道集中。人们会找到孩子们的，他们要么被埋在塌方下面，要么被困在塌方后面。

营救人员发现，矿道里一些地方的岩石和煤块牢固地挤在一起，干上一小时也只能开个几英寸的小口；此外，巨大的石块和石板不规则地堆积在一起；而且，能够得到完全清理的距离很短。

但是不管要面对什么，这些矿工一直在干活儿，没有一刻停止或懈

息。他们很少说话，男人们在这样的压力下都不愿意多说。但他们的每块肌肉都紧绷起来，每种感觉都高度戒备，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样高的劳动强度每次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可人们一直在挥动工具，几乎不曾停歇。上一拨人累得举不起工具时，马上就有人过来接替他们。

男人们这样劳作不是为了钱。世上没什么财富能抵得上雄健烈火淬炼中的神经和肌肉。那真是出于爱的劳作。

德莱顿山坡的每一个工人都愿意磨破手指，甚至磨出骨头，把那些小伙子拯救出来，哪怕只是让他们少受一个小时的折磨，或者说是拯救他们的寡妇妈妈。汤姆的诚实和男子汉气概，盲弟弟的天真和可怜，让他们成为矿上最受人喜爱的两个孩子。粗犷的矿工虽然衣服肮脏，可肮脏的外表下却跳动着温暖而坚定的心，就像世上完成诸多壮举的英雄一样高尚。

泰勒夫人回到家的时候已近午夜。她把桌子上的晚餐拿开，放上家里治伤用的一些简单材料。她准备了绷带和纱布，为他们的归来做好一切治伤和止痛的准备。

她想他们一定很虚弱，或许还受了伤，但她从没想过他们会死。

她躺在床上，打算睡一觉，可是每当有什么动静时，她就会醒来。每当听到脚步声，她就会起身。

黎明时分，一个满脸乌黑、手上流血的矿工过来告诉她，营救工作还在顽强地持续。他自己刚从新打开的缺口处回来。他还说，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会儿之后，自己还会过去干活儿。

早晨过去了，中午过去了，依旧毫无音信。最后，这个饱受折磨的女人终于不堪空洞的等待，决定再去一趟矿井。

当她走近坡口的时候，矿工们默默地为她让开路，满怀同情。她到那儿不久之后，一趟矿车就出来了，六个疲惫的矿工跳出矿车。人们挤过去关切地询问，可是疲倦的矿工们只是摇了摇头。他们忧心满怀，不愿说出连塌方一半的距离还没挖完。

不过一个好心的爱尔兰壮汉还是走到泰勒夫人面前，他脸色苍白，目光热切，他告诉泰勒夫人，“用不了多久了，夫人，我们就快找到他们了。我们希望能随时挖通塌方那里，到达可怜的小伙子们待的地方。”

她问了几个问题，可是壮汉打断了她：

“噢，当然，当然！他们还活着，没错。还活蹦乱跳的。可能有点儿饿，不会有错。他们很安全，夫人，就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安全，只是得再忍耐一阵子。”

“你们发现什么了？”她问，“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啊，就快了！”壮汉回避了那些问题，“你别怕。下次天亮的时候，你会看到俩孩子在你面前笑呢，要不拉里·弗兰尼根就是个骗子。”

她再次转身，返回家中。漫长的一夜过去了，黎明破晓时，拉里·弗兰尼根的话应验了，没错，他是个骗子。

还是老一套：“他们还在营救，用不了多久了。”

可是矿工之间都说，就算小伙子们躲过了塌方，在他们打通之前，也会饿死，或者在污浊的空气里窒息而死。他们仅剩的想法就是把他们的尸体带出来好好安葬。

第四天的清晨，天气晴好，阳光和煦。这一天是神圣的圣诞节。这一天，牧羊人在星星的指引下，在伯利恒小镇神圣的马厩里发现了圣

婴。冬日的阳光下，大地覆盖着刚下的雪，看上去一片洁白。两个被困男孩儿的母亲面色苍白，眼窝凹陷，眼巴巴的透过窗户，从凄凉的屋里望向外面。

同情她的邻居整晚都在陪伴她，这会儿刚刚离开。

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她知道没有希望了。

人们最后还是觉得告诉她希望渺茫更好一些，她也感谢他们没有隐瞒这个痛苦的事实。

她不再去问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她的两个孩子，只祈祷他们的身体能够完整地被带回来，可以穿上长袍，完成基督徒的葬礼。

为此，她准备好了一切。她整理了小客厅，清洁打扫，准备了新衣服和一尘不染的床单。她甚至从破旧的钱包里取出四个小硬币，放在紧闭的白色盖子上。

她找到了本想在这一天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就在锁着的橱柜里。只有到了今天，孩子们才会看到礼物。

礼物确实不太多，只是几件便宜的玩具、一些悄悄买来的糖果、一两本书，最后，是一些她自己做的小礼物。她利用孩子们睡着之后的漫长时间，用那双疲惫而充满慈爱的双手做成的。

现在，圣诞节的黎明到了，可是孩子们——

她还没有哭过，从塌方晃动了小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哭过。可是现在，看到这些简单差劲的圣诞礼物，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击中，双眼瞬时盈满泪水。她坐在常坐的椅子上哭泣，悲戚地哭了很久，实际上也算是在哭泣中寻求解脱。

忽然，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她。门闩被掀起来，门一下子就被人推开了，桑迪·麦卡洛克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他气喘吁吁，眼里满是兴奋，满是污垢的脸上挂着一道泪痕。

泰勒夫人站起来。

“桑迪！”

她的心里不禁涌起一丝奢望。

“找到他们了！”他强稳住呼吸说道。

“噢，桑迪，活着还是，还是……”

她问不出来，觉得天旋地转，只好抓住椅子，支撑住身体。

“活着！”桑迪大声说。“活着，还活着！”

他上前一步，扶住要倒下的泰勒夫人。喜悦的冲击来得太迅猛，一时之间什么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好消息千真万确。在隧道救援的男人们听到回应的敲击声之后，他们加倍劳作，竭尽全力地奋战了一夜，挖进了封闭的室内，找到了两个已经失去意识的孩子。但他们还活着，还活着。

医疗救护就在现场，尽管看起来本尼的灵魂一度要离开他憔悴的身体，可最后还是被牢牢地拽了回来。现在能知道的就是，他会活下去的。

凯旋的队伍抬着他们救出来的孩子送往母亲的小房子，小心而急迫，只是孩子们还没清醒。跑在前面的人大喊，“找到啦！找到啦！”跟在队伍后面的人们也大声喊着“还活着！还活着！”

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遭受的苦难，女人哭着亲吻他们。男人们则彼此紧握双手，声音颤抖，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整个镇子都为英勇解救出寡妇的儿子而欣喜若狂！

可是杰克·伦尼，可怜的杰克，勇敢却误入歧途的杰克！人们随后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悉心安葬了他。可是只有在汤姆和本尼恢复力气，能够开口说话以后，其他人才知道了这个男人是为了给两个孩子创造活下去的机会而英勇牺牲。

在母亲最为悉心体贴地照顾下，汤姆很快恢复了健康。不过本尼遭受的打击更严重一些。他恢复得可谓非常缓慢。他还没摆脱可怕的记忆。许多个冬夜，他都在睡着后被矿井塌方的噩梦惊醒。

四月，温暖的南风吹过怀俄明谷而来，本尼才能不需帮助地离开安乐椅。六月，芳香的玫瑰盛开的时候，他才能像以前一样出门，在阳光下走走。

可是接下来，噢，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只有一样：杰克·伦尼的馈赠终于按照他的预想用上了。许多个星期以来，大城市技术高超的医生为盲弟弟的眼睛成功地做了手术，于是——他能看见了！虽然只发生了这一件事，可对本尼来说，这可是全新的生命，是甜美快乐的生活。

这一天，他乘上火车，眼睛清亮，准备返回山谷的家中。他睁大眼睛，眼神里充满希望和想象。他看着一切，不停地和周围的人说话，不停地问问题。

晚夏的完美景色还未离开。田野里的绿色从未如此美丽，金黄色从未如此明亮，就连树木青翠的颜色都从未如此浓郁。即将到来的秋天气息已经轻触这片风景，星星点点已经有了秋天的颜色，红色和黄色的诱人果实挂在果树的枝叶之间。

蜿蜒曲折的河水追赶着火车，奔涌不息，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在这个孩子的眼里，这一切比魔法还神奇。

山峦，山峦多么高啊！本尼说他从没想过山有这么高。

“真美！”他说，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千变万化的景色在他眼前出现又退去，“真美！真美！”

火车还没到威尔克斯巴里的时候，夏日的傍晚已经到来，本尼从车窗里看到怀俄明谷上方的这座城市灯火闪耀。

汤姆在车站接他。亲爱的汤姆，勇敢的汤姆，本尼的心里溢满骄傲，出于一种无须解释的本能，他走向汤姆，叫他的名字，伸出胳膊抱住汤姆的脖子。

很多人都等在那里见见这个曾经看不见的孩子，欢迎他回家。他们握住本尼的手，见证他的快乐，一些人高兴地大笑，一些人则——出于同样的原因——流下了泪水。

然后他们踏上了长长的回家路，汤姆和本尼，像过去一样手拉着手往家走，回家问候他们的母亲。

她一直在等着他们，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就像那个可怕的冬夜一样。不过这次不会再有突如其来的刺激让她脸色苍白了。她听见了，真切地听见两个孩子轻轻的脚步声，也听到门口响起他们的声音。然后，天啊！本尼一下子抱住了她。本尼说了几句话，奇怪的是，他说的正和那死神降临的可怕时刻所说的一样：“哦，妈妈！多美啊，多美，看起来真美！”